南冥集 乾

詩賦銘 書

南冥先生集卷之一

五言絶句

書釼柄贈趙壯元瑗 李俊民壻

离宮抽太白霜拍廣寒流牛斗恢恢地神游刃不游

織女巖

白練機中出分来牛背乾青黃元不受渾為謝人間

次觀水樓韻

阿綠羅深面鴛鴦對浴嬉沉江三尺日留與五言詩

贈吳學録健上京 字子強

一脚初分處来来百里遥山頭回望盡西路更迢迢

別敬溫師

僧同雲入嶺客向塵歸芳送甬兼山別柰如山日西

漫成

天風振大漠疾雲紛蔽虧鳶騰固其宜烏変而何為

寄叔安 朴忻字

梅上春候動枝間鳥語溫海亭山月白何以坐吾君

漫興

朝徹輕烟泊沙舟渾似春西江終古意不與一沓人

贈別

爲憐霜鬢促朝日上遲遲東山猶有意青眼送將歸

山海亭偶吟

十里降王界長江流恨深雲浮黃馬島山遶翠雞林

偶吟

高山如大柱撑却一邊天頃刻未嘗下亦非不自然

題古屛贈子修姪 子修李俊民字

鰲峯造化手鳳閣郢人斧為問荊楊老元龍死與否

又

百雉臨江老千村看閭州樵門潮萬里蓬島定三丘

在山海亭次周景游韻 景游周世鵬字

可矣豊基倅行騑繫我門箇箇談王口於今為世尊

答人

病身尾未合公作玉壺看秋風霜井橘非海得應難

種竹山海亭

此君孫不孤髯叟則為隣莫待風霜看猗猗這見真

題龜巖寺 在金海

東嶺松為木佛堂人拜之南冥吾老矣聊以問山芝

題黃江亭舍 姓李名希顏字愚翁

路草無名死山雲恣意生江流無限恨不與石頭爭

梅下種牧丹

栽得花王來廷臣梅御史孫鶴終何為不如蜂與蟻

題德山溪亭 作

請看千石鍾 非大扣無聲 争似頭流山 天鳴猶不鳴

遊安陰玉山洞

白石雲千面 青蘿識舊溪 負幾摸寫盡 來歲採徵歸

咏青鶴洞瀑布 亦一和流

勍敵層崖當眷擁鬪未休 却嫌堯抵璧谿吐不曾休

涵碧樓 在陜川

袞非南郭子 江水渺無知 欲學浮雲事 高風猶破之

贈太容 金天宇字

脉脉如相見 眷山猶獨居 分來南史筆 教爲種稻書

寄子修姪

飢寒母弟在家仕宦非他却立揚朱路遲回奈爾何

孫舟晩泊

風濤驚〻鳥〻里〻宿灘倚寓〻覺白蓬萊下家山第一峯

辭三足堂遺命歲遺之米

於尭亦不受此人劉道源一所以胡康侯至死貧不言

奉和健叔因問金太容 健叔成大容字

此心無別離顔面不須思欲語還無語從〻期能有時

欲尋修齡叔以爲期故云

寄健叔

水友兄弟者三山金太守尋盟矣一不可猶恐去年同

又 六言絶句

之子五鳳樓手堯時不直一飯明月或截老蚌山龍

烏可騫驚喧

記夢贈河君 并小序

乙丑仲秋既望余夢見李大諫仲望於樹下情話未畢李君起去余攬其袖即吟短絶以贈別覺來記其詩追感今春見河公旅之夢遇李君乃今見河公之兆也尤用泣歎精靈之未泯也河公即大諫之外孫而余之姪女夫也愛我常自來訪余亦以李君之故又重姻恩之義心事頗

極繾綣因述夢中所辭識與之又示夢贈之詩

大諫名彝乙巳被禍
河陽天端李公亮婿

樹下與君別此懷誰似之燉心猶未死只有半邊皮

無題

雨洗山嵐盡尖峯畫裏看歸雲低薄暮意態自閑閑

無題

魯野麟空老岐山鳳不儀文章今已矣吾道竟誰依

亮蝴蝶樓 丹城江樓名

多少行人翾翾飛飛瞥眼皆非唯有長程臨水送將
歸

翠竹枝風輕
蒼松冒雪折
所以古人
愛松不愛竹

贈行脚僧

先生在山海亭有僧来謁問其所自曰自三角山来留坐終日辭去明早又来如此三日早辭曰小僧還角故山進詩軸請一絶先生早年遊三角山聞僧言感舊作此絶句

渠在漢陽西揭来三角山丁寧還寄語立脚尚今安

贈鄭判書惟吉

君能還巽北山鷓鴣吾南名亭曰山海海鶴来庭叅

題姜郊多檜淵茅亭窓

姜郊人姓名

旋馬高堂在長江古樹墟前身東野是淸瘦恐難如

贈崔明遠追送蛇山別

令子蛇山腹若翁雞睌頭請看楊子水宿浪未曾休

無題 題贈吳學録

草龍三十珠心口清相適沉痾繁午驟不用須鍼石

偶吟 悼李仲堅森詩

人之愛正士好虎皮相似生則欲殺之死後方稱羨

贈山人惟政

花落槽淵石春深古寺臺别時勤記取青子政堂梅

偶吟

朱點小梅下高聲讀帝堯窻明星斗近江闊水雲遥

寄三足堂

事與風雲變江同歲月流英雄今古意都付一虛舟

贈成東洲 成悌元號

斗縣無公事時時入醉鄉目牛無全刃焉用割雞傷

謝僧送團扇

曾將飛錫訪太謝太顛勤更寄團團面分來一桂根

無題

霜入楚王宮潮通夔子國不是納亡人君心先自惑

無題 此元人盧處道夷齊採薇詩也見胡應麟詩藪 不如之不字作孰

服藥求長年不如孫竹子一食西山薇萬古猶不死

贈金烈

堯舜生知聖其他學後賢君今齒尚潔庶可以光前

書張判官衣

高山何太高决眦送秋毫海天應萬里明月夢相勞

贈呉學錄 五言四韻

籃簪山北寺箇箇比龍鱗豆子肴來熟蘭羞最對有隣

即懷風振木曾噎義究人無以佳賔餉採之南澗濵

挽詞

世系黃丞相夫家許史來百年留鶴髮雙女見蚌胎

故宅溪邊蜿新塋雪裏開山陽樵有道飜作孟嘗哀

挽朴虞侯

鰲角三峯底於君高大門辰韓瓜瓞遠曹氏渭陽分

汨幕都侯掩殘川石季倫隣眷不相 許零落半山雲

山寺偶吟

林下千年寺人隨獨鶴尋僧飢朝竈冷殿古夜雲深
燈點峯頭月眷聲水底砧佛前香火死唯見已灰心

詠獨樹

離羣猶是獨風雨自難禁老去無頭頂傷來爨腹心
檣夫朝耦飯瘦馬午依陰幾死查寧學升天只浮沉

贈崔賢佐 崔興霖字

金積烟雲洞逢君雙涕流憐君貧到骨恨我雪渾頭
碧樹初經雨黃花正得秋還遶山抱白月魂夢付悠悠

奉三山卓爾丈 金泰岩字

鹿門寵老見忘我又忘年閱士盖多矣耽愚如怒焉好懷開野外歸馬卸江邊爲問三山水於今更幾川

寄大谷

會别王来野當時秋正悲碧雲先我去玄燕與君歸結念空霄漢殘腸近女兒老懷應第一何事更如之

書李黃江亭楣 與一作汝

子規誰與呌孫夢不能裁身世隍中鹿行藏沙畔能草邊多 路去江上少人来複複芭蕉葉外開心未開

和健叔呈崔賢佐丁金積山齋

踏破金華積源頭第一流地高群下衆神遠斥魂愁

鄭鄭君家子招招我友舟此懷摸不得来日正悠悠

贈三足堂

槎上牛津日應嫌洗耳看我非雙角扣渠豈五羖干

細草三年綠醒心百鍊丹為憐雲伴宿山月更生彎

挽貞夫人崔氏

崔盧唐世久樞密又伸之合璧吾家子連瑩幼婦碑

榛看當谷虎叅聚羽林兒南極星初動江東夜不知

挽河希瑞 字龜老 二首

八十年非迄相知一夢如頭承章甫道口喫漢江魚

若考塗丹雘諸孫好禮書未將携手手摻執子之裾

又

我友專重席朝来渡十洲儀刑喬木在聲息暮雲収
孤子三良意挽朋五馬留君歸何以贈鮫客一盤珠

寄子修姪

百憂明未喪萬事寸無關姊侄一千里星霜十二還
窮廬三月晦孤夢五更寒方丈如毋負音書亦復難

姜參奉挽詞 名翼 字仲輔

儀禮三千録尋究五十年棘薪看爨重萱草又霜顛
花盡啼商鳥春深叫杜鵑上天呼不得君子果何愆

贈成仲慮　古風

村花自開落郊女謠青菜竟夕坐且起此意春不觧

今朝燕子來故人金陵在

奉工仲玉丈 成聽松字

馬之島海老人之角坡之江水織兒之濯之子之遠

而道之憂昌之觀乎要之夢逝 聽松本韻坡山之下可以休沐古澗清冷我繼渐羅飲之食之無言獨寤興予兹山孰從我遊先生自註入聲散押非古也叨竊改焉罷接焉島故云南極

贈石川子 琳億齡號

今有石川子其人古遺範芙蓉儘聳豪何言大小別

昔年要我乎山海之蝸以看來亘二丸瑰琰東西列
石川千木奴破甘香滿舌歸來花判貴莫省不改轍
雖飢不食言人益紅爐雪尚君所逸戒有懸非解絓

題三足堂

天上雲門曲人間鹿門客傍觀百具足自得三爲畫
蒼生無福故此人黃梨色遊子不言歸十日吉祥宅
人歸西伐路江注南河伯寃業水於姬破我房內白
春事已非宜河西獨蜀魄（河西一作伊西）

醉贈叔安

虛受人其中也水塵或汨之無主何守

七言絕句

斷俗寺政堂梅 在晉州

政堂姜通亭淮伯也 清江瑣語云此諷姜氏失節也不作石

寺破僧羸山不古前王自是未堪家化工正誤寒梅事昨日開花今日花

送寅叔 辛公亨字先生姊夫

寺名東向君西向一年携貳一生同春深知異南溟遠漢水西流魚不通

題五臺寺 在晉州

名字曾羞題月脇笑把蚊虻下蟬宮人緣舊是三生累半日歸來擬赤松

山中即事

從前六十天曾假此後雲山地借之猶是窮途還有
路却尋幽逕採薇歸

又

日暮山童荷鍤長耘時不問種時忘五更鶴唳驚殘
夢始覺身兼蟻國王

鄭監司宗榮見過

冊鳳高飛不待風金章還與布衣同莫嫌餉客無長
物盤面雲山一萬重

聞李愚翁還鄉 虛江瑣語書屢徵不起李前後三翁也竹並識辭也

山海亭中夢幾回黃江老叟雪盈腮生金馬門三到不見君王面目来

庭梨

半庭梨樹两三株遮為東陽擬木奴無子一生全類我世人應道學楊朱

青鶴洞

獨鶴穿雲歸上界一溪流玉走人間從知無累龍為累心地山河語不看

贈别姪兄寅叔

積憂如草雨中新太半生来此最辛倚馬臨岐渾不

語天涯消道又成春

又

燭火只因心子在谷風旋作地雷喧殘星分瞑寒墜
月欲别秋聲不可聞

江亭偶吟

卧疾高齋晝夢煩幾重雲樹隔桃源新水净於青玉
面為憎飛燕蹴生痕

有感

忍飢獨有忘飢事捴為生靈無處休舍主眠來百不
救碧山蒼倒暮溪流

春日即事

朱朱白白皆春事物色郊原得意新自是東皇花有契鬚君於汝豈無恩

遊安陰至小洞 辛林蜀川月 丙亭

碧石峯高揷水如藍多取多藏不是貪撑風何須談世事談山談水亦多談

又

春風三月武陵還霽色中流水面寬不是一遊非分事一遊人世亦應誰

送李慶胤 字上吾生字

客懷如水又如絲況是登山子去時君到漢濱恩老我渚烟秋意空難裁

漫成

水蘸飛粉雨渾山朱點書床又考槃向夜候虫灘下急海南舟似劍南間

次友人韻

泛泛揚舟擕木蘭美人何處隔雲間蓴鱸裡面猶多意只會江東一帆看

贈君浩 李源字

每承嘉貺未能酬爲是家空似磬垂唯有老懷呈欲

破又無車僕坐如囚

明鏡臺 在開窟山

斧下雲根山北立袖飄天窟鳳南移泠然我欲經旬

返為報同行自岸歸 鳳古朋字先生自言

菊花

三月開花錦作城如何秋盡菊生英化工不許霜彫

落應為殘年未盡情

訪村老

黃流波上輕烟細白日窺中銀箭斜谷口小溪開小

室蹇驢時有野人過

黃溪瀑布 在陝川

投璧還爲鑿所羞 一云傳 槃玉不曾留溪神讀 一云當 龍王

欲朝作明珠許盡輸

又

懸河一束瀉牛津走石鼇成萬斛琨物議明朝無已

迫貪於水石又於人

德山偶吟

偶然居住綵綸洞今日方知造物紿故遣空緘充隱

去爲成麻到七番來

詠蓮

華蓋亭亭翠滿塘德馨誰與此生香請看點點淤泥在不啻葵花向日光

又

只愛芙蕖柳下風援而還止子潢中應嫌孤竹青為隘遠播清香到老翁

鳳鳴樓 在晉州

岐下遺音屬有樓親賢樂利迄悠悠自從亶一石新開宇六六鳴隨上下流

讀項羽傳

英雄死去知無數讀到騅歌咽不成梭木畫冥天意

在如何重作兩瞳生

和健叔

頭欲童時雪已飛想君行到十層危衹今未受如蘭餉生喫長貧太腹飢

詠橘 上二聯魚上舍應辰作 下二聯先生作

毛枝疑凍全身裹金子要看一面開味諫猶嫌 一作由來 芒刺在投荒不似上林梅

寄柳繼先魚士拱明月寺讀書

聚散方知固有魔公車無此信堪嗟三更唇罷三冬夜一揮何如決 一作欽 一义

和寄宋相 玄贇

泰嶽雲藏天柱峯相公來到為開容山翁黍麥釀無類對與高明未有窮（明一作初）

漫成

平生事可噓唏已浮世功將矻矻何知子貴無如我意那須身上太華誇

贈朴君思恭

海棠花謝又飄霜之子多情欲嗅香都識妙畫渾不活飛來蝴蝶去應忙（花謝一作枝上）

答贈張都事儀仲

福星方作絲真遊行邁號號屬暮秋深恨故人家道遜相逢無以對風流

贈熙鑑師

上房岑寂鎖黃昏竹影松聲道自存斷盡機心詩癖在強將佳句扣人門

清香堂八詠 李源堂號

竹風

三益蕭蕭一逕通最憐寒族愛難功猶嫌未與彭君便隨勢低昂任却風

松月

寒聲淅瀝頻蕭颯天桂交加淨復森何處獨無繁好
樹不常其德二三心

琴韻

三聖幽微在一琴寂然收處是真音慚君勉我峩洋
韻薄劣如何會得吟

雪梅

歲晩見渠難獨立雪侵殘夜到天明儒家久是孤寒
甚更爾歸來更得淸

霜菊

薄露凝寒菊萬鈴活香多處最中庭高堂綵舞重陽

節人面横斜酒面清

盆蓮

上園休許小桃誇淤裡誰知君子花留得小盆涵養

意暗香將月夜深和

經傳

廣文頗似子雲家稽古由来得力多活法會須堂下

斲五車書在一無邪

八

請入主人列李源直今碑砌已荒原仍雲更有如君

者遼鶴重来石可存

漫成

半日雲中是亦城一生難許入承明方知巢許無全
節自是箕山做得成

讀書神凝寺（在頭流山）

瑤草春山綠滿（一作萬）園為憐溪玉坐來遲生世不能
無世累水雲還付水雲歸

遊白雲洞

天下英雄所可羞一生筋力在封留青山無限春風
面西伐東征定未收

無名花（寄健叔）

一年消息管多時名與香埋世不知揔是名香為已累洛陽曾得幾人歸

贐別李學士增榮

送君江月千尋恨畫筆何能畫得深此面由今長別面此心長是未離心

山海亭苦雨

山居長在晦冥間見日無期見地難上帝還應成戍會未曾開了半邊顔

謾成

取舍人情不足誅寧知雲亦獻深諛先衆霽日爭南

下却向陰時競北趨

浴川 己酉八月初偶遊於紺岳山下咸陽文士林希茂朴承元閔砥馳劉侍與之同浴焉

金身四十年前累千斛清渊洗盡休塵土倘能生五內直今刳腹付歸流

德山卜居

春山底處無芳草只愛天王近帝居白手歸來何物食銀河十里喫猶餘

喪子

靡室靡兒僧似我無根無蔕我如雲送了一生無可柰餘年囬首雪紛紛

寄西舍翁

萬疊青山萬市嵐一身全愛一天函區區諸葛終何事膝就孫卽僅得三

和風月軒韻 軒貟進士河麟瑞堂號有子洛沆二人先生自言詩意指此云云

畫閣東邊鎮一頭浩風飄了桂宮秋請看老蛤藏明月爭似高堂有莫愁

題黄江亭舍 [illegible]

江燕差池雨欲昏麥黄黄犢不能分向來客意無詮次旋作孤鴻又作雲一

贈河遠 成近字

可遠氏尊平安否春懷多為子成吟乾封百複芭蕉葉得雨何時細展心

次梁山雙碧樓韻

綠水青鸞銀箭流落来寒葉桂殘秋無人酹去良州干蒲目歸雲不蒲愁

題子修畵屛襄陽城 與上古屛同題

峴山西照綠差池襄鄧微茫古堞危當日君臣詩畵盡如逢叔子我有辭

鮑石亭 在慶州

楓葉雜沝已改柯甄萱不是滅新羅鮑亭自召宮兵

伐到此君臣無計何

贈成仲虛

三竹信字三年面細細看来細斷神生活死休俱可

已兩家寒餒兩何人

又

千疊皮嶓非子故一尘接變幾三山雲栖毋岳荊分

樹此外飃窮總不關 嶓一作嵩

和清香堂詩

四同應不在新知擬我曾於鍾子期七字五言金直

萬傍人看作一篇詩

贈五臺僧

山下孤村草掩門上人來訪日初昏愁懷說罷仍無寐月滿前溪夜欲分僧一聽

詠梨

支離梨樹立門前子實辛酸齒未穿渠與主人同棄物猶將樗櫟保天年

題聞見寺松亭

袖裡行裝書一卷青鞋竹杖上方西遊人來釋無名恨盡日山禽盡意啼

又

雲袖霞冠尊兩老常瞻長口數竿西石壇風露步塵
事松老巖邊鳥不啼

無題

神武城西水欲泮鈴風初吽肴儀竅羲羨交湯餅渾閑
事太半遺忘太半知 湯一玄蒙

挽裵生 名速孝 金海人

老星南海夜偏長家有龍媒未見驤無復捏林捏首
會彈絃餓鴞吽斜陽

無題

平野羞青冠岳山祖江漫汗海西間楊花吹盡芳洲

岸曉到漁隈燕語竿

兼贈太溫健叔

三要三山曾有約食言多矣我能肥更教老婦裁春服只恐君從角虎歸

次景游韻題僧軸

白雲山衲神疑見扁面開來獻納詩朝日更從川出谷宿雲何處佰歸師

野翁亭 在丹城

雷龍溪下野翁潭無處春山不好嵐只負主人留扁壽老星元是在天南

合浦將軍旋處茫汗香乘匹馬邀君迎送知歲後松千樹吾眼如今一樣青右二絶贈黙大連之

畫竹

生香莫作死香看生死路頭知者難先哲雖亡模樣在要須模樣裡深看

贈宜寧倅

雨過桃源百片飛之花流與鼎湖歸之君底事形長瘦不食言來不待肥

在盆城聞打麥聲

過午陽和醉似濃萬條楊柳一邊風幽人解讀全但

子打麥猶聞聲在空

頭流作

高懷千尺掛之難方丈于可上上竿玉局三生須有籍他年名字也臭潛

寄河君礪

剩得閬山骨子來卻於冥處看潮迴勞君暫許青藜問鼇上河闌爲子開

乩 題永陽採遵堂

槑木蘭江王沙綠野蒼烟渾亦何欲把天香問帝室茫茫下土庵之霞

無題

強半行藏辨自家也徒醫濟十年艾雲山只欲從渠

老世事真如弈作魔

在山海亭書大學八條歌後

丙寅秋先生在山海亭或人往侍留半月日或人此還先生手書格致誠正歌又書此一絕於其後以與之

一生憂樂兩煩寬賴有前賢為竪幡懃却著書無學

術強將襟抱寓長言

挽陳克仁 陳本天嶺人娶居金海

天嶺迷迷首露墟不曾生識有神魚浮雲無繫嵜石以含

面誰道君今還不如

和上賢佐二首

之子相逢已白頭草堂閑說在深幽游又解佩慇懃無分祗倚歸雲送送眸

又

若水看来豆予新已君忘我我忘身草堂生契山千疊不是明時薄福人

寄黃江

冥冥積雨窮深巷門外桑麻没得人果腹噎懷緣底事不緣名利不緣貧

遊黃溪贈金敬夫 金宇宪字

老夫頭面已霜乾木葉黃時上得山雙栢有莪柯幹

好莫言庭際秀芝蘭

又

莫恨秋容淡更踈一春留意未全除天香滿地薰半

奠十月黃花錦不知

和謝[illegible]尹進士 士奎韻 二[illegible] 江[illegible]

滄江流恨政沉沉襟抱何曾上得琴沙鷗定應霜下

宿野烟無以認渠心

又

竹浸牛渚綠深深若可消憂盡可斟不釋春風無限
恨却成秋水送歸心

山文

王謝風流毁嶺南多君諸子出於藍獨憐幽竹亭為
號其德元來不二三幽武住高
草堂高拂碧當篔江燕差池雨打床秩秩斯干兄及
弟晨昏家事在温凉

川上吟

西去還同鷓鴣南無生蛾子不如蚕高歌佛浦當時
事兀坐荒溪似久瘖

挽姜進士瑞字叔乇

中夜吁呼徐節孝鬼神聞此亦應悲欲負米來千里
遠曉風高樹已摧枝

又

面前墻道不曾開毛骨誰知汗血來無等荒村君不
見東歸垂渡首空回

無題

秋山何處不黃葉江石雖昏猶白身

又

紅葉滿山春有思碧天流玉野升雲

七言四韻

挽河希瑞

詩書家業上庠生篋籠朱陽織不成皓首黃冠推長座紫袍蒼樹認高荊嗟嗟大耋驚三復吽吽孫兒愛兩楹馬鬣封深抔土在雍門淚洒到天明

又

半生明蠟鬼曾魔九福如今壽獨遐當谷於菟非一少秀庭蘭豈是三多囷園釜庾無僅指友友常華文蓼莪四首故人將稅駕老懷秋盡已萋萱

涵虛亭 在金海 專一作擅 分一作奔 歌一作絃 寒一作殘

蜃騰蛟屋燕無樑處箇涵來見直方傑閣專南謾好
大老虬分北剎風霜崇蘚館裡笙歌唱三疊泄還河
漢涼殘落生涯寒落木欲將埋恨引杯長

挽貞夫人崔氏

高明家世鬼神窺宋綾方來又去之文伯弟兄擢白
骨子皐頭面朽黃梨塋臨大鳥肴賓會兆啓眠牛降
福遲吾父吾兒應上謁敬傳消息潒交番

竹淵亭贈尹進士奎 字文老

文老才名第一流從前卜築更深幽性耽泉石堪棲
隱身厭簪紳不寉遊魂夢欲尋迷半路書筒難遞隔

三秋名場宿債今抛盡老境光陰亦不留

竹淵亭次文老韻 朴潤壽宴時

㑃水遙從百里流洛神還與女深幽參差亂羽銀魚躍高下飛絲野馬遊鶴髮皆深歲月荊花香發少春秋老來泉石癖於利未作蘇黃十日留

江樓

烟火當年化未銷歸來方丈更南圖澄江靜夜宣城謝孤鶴橫舟赤壁蘇十里官楊青倒水萬傳雷鼓碧連霄浮生世事渾如夢明日柴門政寂寥

題宋氏朴亭

草堂前面分麻杖高樹荊花幹五連紺岳東蒼迷北
望黃梅西黒隱南天溪聞犬吠谿開戶山帶魚鱗灌
作田賓主婚姻兼少長外人時道武陵川麻杖山名賓主一作朋酒

題鄭思玄客廳

綠羅池面雨生痕遠岫烟沉近岫昏松老萬年低壓
水樹經三世倚侵門伽倻故國山連冢月照荒村亡
且存小草斑斑春帶色一年銷却一寸魂寸一作番

題房應賢茅亭房南原人

房老家聲擅海東來孫元自大唐中弱齡佳子雙無
王多黨強宗十里松雲掃一天青靄靄風搖千株碧

瓏瓏莫嫌衣白長艾葉盤而頭流食不窮

贈別六谷 丙寅司諫 固命將作

出自北門同旋濱三同猶有姓非同九泉鶴和曾心
願千旦三張兮 已道窮野氷東流歸不返寒雲南下去
無從一丁寧白日相思意魂夢應驚他夜通

贈寅江

思君霜日正離辭新雨時蘋旅燕歸紅葉滿山全有
色青松留晚翠集殘侵陵白髮愁爲橫鳴咽蒼生稔
盍卻吾廢豐毫音不待黃蓮老子爾能知花一作江

寄六谷

萬疊宣葬此卑合門地鋒當遺遍子孫我誠忽忽驚何
定之老淚詞看又始言兄弟棄捐無處去友朋零落有
誰存獨許善食三冬書嘗日都忘寺與論

次觀陰題曰英亭韻

壽老辛酸口共宜縱然忘世未忘識百字深堅身猶
客半醺高堂景已奇竝木發春人諳詩舍川微雨來
新肥倚筆背小封留計一个書生亦在斯 竝木舍川竝地名

無題 疑與上同

斯干日日樂靡違舍此談天未是奇智異三藏居彷
彿武夷九曲水依俙鏝墻瓦老風飄去石路歧深馬

自知皓首重來非舊主一千年春盡詠無衣

次方伯韻 鄭宗

驚聽瑤音五十六依依紫府感庭秋鼎臣高節方靡塩草露餘魂久未收星斗九天微沫記風霜百變一身留認渠已汗心頭馬說道丁寧退上流

次默齋吟 李文健號

枯榮渾與大鈞諧放逐曾何有怨乖湘瑟月娟孫影照楚江雲帶九疑佳雷龍舍遠莫之見休叟吟來多也懷詩料長空無以酒大常方我未爲齋

次休叟吟 李文健守

認君身事拙於謀自是吾家好地頭當日經綸天上降如今桂玉草中求交遊適作宜王屬窶婦猶多漆室憂十載牂牁丘墓遠思經霜露不能休

明鏡臺

高臺誰使聳浮空鰲柱當年折壑中不許穹蒼聊自下肯教暘谷始能窮門爤俗到雲猶鎖岩怕魔猜樹亦籠欲乞上皇堪作主人間不奈妬恩隆

次湖陰題四美亭韻同題

遼鶴重来歲月遲古亭西畔立多時南冥世業兒三月呂尚功名竹一磯芳草幾殘消遊子恨高山長憶季

安詞頭流十破黄牛脇定是前緣未許歸 黄一作死

司馬所宴 金海

遼鶴依依悵客情故鄕深鎖野烟平首露龜峯城北古徐生馬海日南清高堂捲去梁州晩羡酒寒來軟霧生今年莫作前年恨冬至明朝又一蓂

無題

一絲無補聖明朝兩鬢徒看長二毛自識淮陰非國士由來康節是人豪時方多難容安枕事已無能欲善刀越水東頭尋舊隱白雲茅屋數峯高

題玩龜亭 在永川佐郎安峪江亭

金馬何嫌上策遲此江無主亦非宜玩龜自是觀頤
事飮酒方知得意時東畔野延河畔遂北邊山走日
邊馳潺湲一帶疑江水不及雲門萬丈奇

題玩龜亭題詠後　宣慰使李山海

人間爭誦鳳凰吟一字從知重萬金欲樂藍輿郡
易得雙溪迢遞碧雲深

次徐花潭韻

秋江踈雨可無綸春入山薇亦不貧要把丹心蘇此
世誰回白日照吾身臨溪鍊鏡光無垢卧月吟詩興
有神待得庭梅開滿樹一枝分寄遠遊人

七言長篇

狐白裘詩

莫赤非狐莫赤狐白裘之白胡為白文積毫積始為裘千狐萬狐之一腋田家公子謾自良備寒赤白何所擇欲得天下所無寶殺盡天下狐為索宮中女子尚知之拳至恍之心未釋擬以趙璧欲收之顧以好士各為射樓下諸君食三千智不慮此堪可惜函關一鎖海於深囊中有裘拳藏籍畢竟貪得止於得文也已為筌蹄擲不然區區一竪子我欲殺之爭何益君為隣賢是我讎言未應一裘便相易可笑狗吠之說

亦甚誤狗竇可入宮安適秦王之愚過驪龍裁求蓋是頷下璧九重深淵蟻莫近晉鄙之符偷何隙只憲田家又有之狙獪百端如鬼蜮旣試其無又與之聊假花半狗偷客前段後段着手狡秦王智詐庸無迹不但當時公子愚後人過眼皆不繹天下之寶莫於善所寶在物還辛螫從来好色舉為誤白裘之白何為劇

蘇子卿詩

胡烏未白䳘不乳漢庭行人歸未期烏頭未白行人白誰令搜白烏頭為四月寒沙雪一尺有雪可噬身

無衣日暮黃雲烏夜啼胡人解吹文撫皮孫身未死節在手求仁得仁天地知白登在眼乃祖皇區區使臣無亦畢內修外攘周道在梯山航海則有之鴈足無書常惠否子卿身上胡草腓茂陵知死不知生松楸一拜知何辭

六國平來兩鬢霜詩

六國平來兩鬢霜將軍到此魂應驚青銅非復舊時人生平海作勾陳星彭彭車馬老鸛首蒙戎繡求衣猶晨征萬里酸來邊欲秋易水歸來鷄鶴鳴朝入邯鄲暮臨淄上黨愁雲風飄旋崤關初返馬亦黃頭霜此

日應更成柔步波月罷惟畢不遑朝矣而今平匪風匪
風周道西歸兮將軍之晩生

原泉賦

惟地中之有水由天一之生也本於天者無窮是以
行之不息徵一泉之觱沸異杯水之坳覆縱初原之
涓涓委天地而亦是非有本則不然類人身之運血
或一暫之止息天地亦有時而潰裂同不死於谷神
實氣母之沆瀣故祀典之崇本必先河而後海思亟
稱於宣尼信子輿之心迪推洊水於習坎宜德行之
素積究人事之下行根天理之上達萬理具於性本

混潑潑而活活隨取用而有餘猶家宅之生出合川流而敦化皆大本之充實配悠久於博厚歸萬殊於一極是誠者之自然河漢浩而莫測濬不喻於天淵但魚躍之洋洋發大原於崑崙彌六合其無方巨浸稽天而漫汗曾不撓以使濁火輪燋土而爀烈肅詎殺其一勺而君子之致曲尤有大於立本學不積則不厚蓄聚浚而海閼苟靈根之不渴沃九土其難涸見寒泉之勿幕人百槔其猶若戒曰心以應事百感搖挑學以爲本感罔能擾可汩則無本可擾則用熄敬以涵源本乎天則

民巖賦

六月之交灩澦如馬不可上也不可下也吁嘻哉險莫過焉舟以是行亦以是覆民猶水也古有說也民則戴君民則覆國吾固知可見者水也險在外者難狎所不可見者心也險在內者易褻履莫夷於平地跣不視而傷足處莫安於衽席尖不畏而觸自禍實由於所忽巖不作於谿谷怨毒在中一念甚銳匹婦呼天一人甚細然昭格之無他天視聽之在此民所欲而必從寔父母之於子始雖微於一念一婦終責報於皇皇上帝其誰敢敵我上帝實天險之難濟亘

萬古而設險幾帝王之泄泄桀紂非亡於湯武乃不得於丘民漢劉季爲小民秦二世爲大君以匹夫而易萬乘是大權之何在只在乎吾民之手兮不可畏者甚可畏也嘻噓哉蜀山之險安得以僨君覆國也哉究厥巖之所自亶不外乎一人由一人之不良危於是而甲仍宮室廣大巖之興也女謁盛行巖之階也稅歛無藝巖之積也奢侈無度巖之立也掊克在位巖之道也刑戮恣行巖之固也縱厥巖之在民何莫由於君德水莫險於河海非大風則妥帖險莫危於民心非暴君則同胞以同胞爲敵讐庸詎使而然

乎南山節節唯石巖巖泰山巖巖魯邦所瞻其巖一
也安危則異自我安之自我危爾莫曰民巖民不巖
矣

軍法行酒賦

酒猶兵也不戢將自伐矣矧乎樂勝則亂固宜折衝
樽俎之列獨何人兮劉氏子堂堂氣聳之如山毅然
制非常之法以處夫非常之艱是直拔亂反正之器
夫豈小丈夫然哉曾乃祖之好武慢禮義而不完酗
拔劍而擊柱夫孰賓交之秩秩顧家老之既亡紛衆
孽之猍猍毋嚚于庸臣傲邦之危兮抗隍彼諸呂之

睥睨謂吾家之闒闟與之糞之自我又濟之以殺戮焚如突如死如一室之內盡是敵國當是時也欲以糠粃之禮而制之比拔山共猶難循循然俯首而聽命又非朱虛之所安楔盤筵之咔呶等操戈而入室奚至於相猶而已蔓難圖矣非目差差白刃之在腰奮一擊而欲襲剝軍令之所尚乃漢氏之家法是呂氏之所安亦不怍而見許俄一人之干令遽首足之異處四座相顧而失色非但股慄而膽亦掉亦皆曰失酒而可斬焉犯義者何保劉氏左者最可畏吾等謹避而已昔也狼戾而虎噑今焉稽首而乾屍終呂

氏而莫敢誰何實由於今日之酒使之屹然鎭一代金湯之險視綿蕝其何似是知人不可無義氣無義氣男子可餌獨惜夫漢家之無法以軍法而為俑王庭非流血之地刀鋸異鍾皷之聲昌若制之以禮君君臣臣分如天淵衽席之猶不可亂而況於穆穆天子之前體天險者無如禮矣人孰勝夫天哉一介孫孫得之則劉失之則呂蓋亦匹夫之行矣重嘆夫無禮則國亡劉不呂者幸矣

座右銘

肅信肅謹閑邪存誠岳立淵冲燁燁春榮

佩釖銘

内明者敬外斷者義

革帶銘

古者紳革者結縛生龍藏漢也

金人銘

剛義而重仁德莫戡已無言無聲纔復三不假言動

篤恭極其誠敬在太廟肅兒絲不顯惟德不顯亦臨

謹獨

神明舍圖



大壯旂
審幾
大壯旂
審幾
神明舍
太一君
敬
天德
王道
日
月
國君死社稷
家宰
惺惺
忠信
修辭
承
樞
百揆
大司寇
致察
克治
大壯旂
審幾
止
一不遷
知終終之
止
必至
至
知至至之

銘

太乙真君閑邪則一無欲則一無邪其則事以忠孝禮必本於太一明

堂布政內冢宰主。存外百揆省。學問思辨即事物上窮理明明

德第一工夫揔體承樞出納細分擇善致知忠信五常實理

無一毫食料修修身之修辭固執力行金輸洞洞流轉發四字符和。

自歉。恒直方。禮之用和庸信謹恒和中節恒悠久謹獨直絜矩方建百勿旂仁之方

知。行。存省。命脈九竅之邪三要始發已動微幾勇。克

閑邪進敎斷殺克冊擇復命存誠止至善堯舜日月物格知至復

禮三關閉塞清野無邊涵還歸。乙宿尸而淵養

忠信便是有這心方會進德忠信一貫盡己体物自裏面出見於事物

誠有是心
至誠無息

破釜甑焼廬舍焚舟楫持三日粮示士卒必死無
還心如此方會厮殺
須於心地收汗馬之功
國無二君心無二主三千惟一億萬則仆
閑邪存修辭立求精一由敬入
心聲如響其跡如印　右三銘皆無題

慎言銘

澤無水困 [省] 雲堤萬丈 [存省] 尸[居]龍 修辭立誠（千里應違）
魚龍背背 [省] 由蟻穴潰（○生死路頭）淵[潑]雷 守口如甁 [省]（樞機榮辱動天地）

在庸在忽

主忠信成

拾遺

地雷吟

易象分明見地雷人心何昧善端開祗應萌蘖如山木莫遺牛羊日日来

謝李原吉送曆

莫向東溪寄曆新山人不記五行辰隔窓唯有梅花在擺雪年年報早春

無題

大學篇初十六言工夫半世未逢原 諸生剩得聰明在經紀詩書好吐吞

南冥先生集卷之一

南冥先生集卷之二

荅退溪書

平生景仰有同星斗于天曠世難逢長似卷中人忽蒙賜喻勤懇慇藥弘多曾是朝暮之遇也植之愚蒙寧有所蘄耶只以構取虛名厚誣一世以誤 聖明盜人之物猶謂之盜況盜天之物乎用是跼蹐無地日俟天誅天譴果至忽於去年冬腰脊刺痛月餘右脚輒蹇已不得齒行人列雖欲蹈履平地上寧可得耶於是人皆知吾之所短而僕亦不能藏吾之短於人矣堪可笑嘆第念公有燃犀之明而植有戴盆之嘆

猶無路承教於懿文之地更有眸病眯不能視物者
有年明公寧有撥雲散以開眼耶伏惟鑒察遥借紙
面諒能漸展蒼葉乎謹拜 漸一作蘄盜入之物一作攜人之財

與全州府尹書 府尹李潤慶也

索居人絶茫不聞公存亡休咎幸因申子誠問公起
居則今年尹出百濟云方知迫於百口無以為地老
境心事益可想矣植亦住世斯久衰病已極昔年孤
兒捐背無以自裁買得無鹽兒來寓先人舊庄于三
嘉縣且飢且寒日不自給然累寡而憂少自我視公
則猶我得矣此舍生從系朴悅捕逃奴於治下憑達

數字眞是李下之蹊也湖俗例多攻刼甚者要險殺傷俯納所控濟送河如茅店住在溪上竈婢時時汲取魚兒只緣無綱徒自臨淵垂沫能有繭絲以資口業耶蔬糲不繼猶有肉食之念下亦濫乎直此寄書後難相續秖增忿了斷懷罄陳二三

與李陜川書 陜川名增榮

昨以書達照下耶嘗聞羊有羶香蟻卽慕之羊猶可也與羊為友者亦咀之良可拍手僕今到陸洞送妹夫之柩洞有鄭舜卿者毋死靡有餘力送死今欲返窆于陸洞故丘而無以致之於百里之外戴經遑

遑目不耐瀰此是無服之喪也右舜卿在我殆是行路中一喪人在公鄭生之母與先大夫人再從族云公若知之必盡力拘恤非我路人之比也且獨不聞爲善不竟同於無善者乎公既令香徒護過豆峴又不可輸送于阿峴耶吾但達公之族而已惟公量處

荅李相國原吉書 李汝慶字

幸承鈞札遠及窮巷并蒙多般藥餌撥藥良動雖未能醫得病痛其不遺故之意實今世所無也當日中宵殘燈明滅渾似說夢不禁依依兩年来留作一年面目奚啻惠余百朋伏念深山應接祗是麁豕進

誠十分愼齋益謝珎重至意不有遐心僕亦請公上諫如松毋使下援如藤用是爲貺更認晩得眸眛不勝驚嘆獨恨令公聾病之不早也伏惟令照謹謝

與淸道倅書 倅乃李有慶校理延慶之兄

植啓伏聞公車宰出南疆無緣奉晤曾與原吉有舊近因善吉來訪又無緣啓好今因所聞敢稟伏惟鑑察郡有金佐郞大有尙有遺愛於土人人方立祠於東倉以償其恩何但晉人三月寒食於介之推乎又豈翅鄕先生沒而可祭於社乎常恨此人不當無祀於後世於今始有立祠者貴郡應有鄕黨自好者唱

而蔑之也獨恨鄉人何能明得善惡公私之極乎必詢於仁人君子然後可㝎其取舍也固非侚於鄉族之所私以貽君子之譏也若配以無名稱於士類者大不可也固在地主權度其人之可祀與否而後可祀也又必咨於道主採摭其公議然後可決也明府亟取此人碣文以探為人顛末如或有未盡之意則亦不當許也方侚年後應未悉此人實德如何恐不宜畧取此人碣文大槩以禀之也鄉人已失其正濯纓先生乃此君之叔父也生有凌霜之節死有通天之寃固當先濯纓而配以此三足也三足恢有經濟

之手平生無一點疵缺但生乎地上死乎地上人之
駭動見聞或不浮於濯纓若準以近日士論則乃過
優於乃叔立祠於倉巷中非其地也若於鄉所則何如
東倉乃三足所居之地也他日守護為可依托而為
濯纓計則不可為倉祠之名亦不可皆在地主所當
咨詢於鄉老而後可決者也近見書院監司若以私
意欲書院則恐未許也若此祠則不過為虛社一空
廟而已欲禀於道主者欲為不出於一二人私論所
發而出於一時公議所許以久其傳也幸聞鄉人有
是議未獲躬造以禀代以筆舌不勝僭越伏惟鑒量

謹具狀上隆慶二年戊辰九月十八日曹植拜白

荅慶安令守夫書 令名璘

時因江城人探公寒溫時旨邈想而已千里莫續一番修信為難忽今委示玉音憑審經年起居平勝慰謝慰謝鳴鶴之和九衢猶通可見公一念相記之勤也顧何以堪耶老物雖幸不死精神氣髓久失其舊何可言依舊在耶去年吾猶及公未返之日撫豎不暇未即相候一守遂作千里未見之別過在於我矣想渠應猶有桑梓之行只恐老物住世無朝夕矣何期係影以做一番好懷耶唯冀公毋替所學傑步人

聞大道上歸與相期於廣城地頭崇家花色場中挺布如公者幾人耶所寫只在汗血之行中道而止也

辛未仲冬念五

與申松溪書 松溪名李誠字子誠

入夏來蒙得再交愛語固知不自虞度一年矣尚今氣味何如西行亦在何日耶僕荷賜依舊念七八當向本居前達藥債細末一斤是上藥材至貴將此僅備一材定應難劑固不可煩公為也若貿得唐材來則自餘胡椒乾薑等物吾可在此貿得以補之初欲乞諸原言而更料則一身病痛何關於世而向人乞

求官藥乎誠所不敢如見原吉曲報寒暄且道古人
官盛不欲哉書云此去還鄉定在何日歸來須許一
字相問姑冀行李萬安謹白壬孟夏念四植

又

近闕相問不認氣味何如但懷難道矣僕則雖幸不
死坐作亡家之物恒不如死之久矣母病猶未絕妻
病侵尋血泣終宵雖欲奮身遠走而未得欲奉君侯
恒切而恒未果焉事事真堪痛也拘繫至此不棲山
庄已出歲矣何人相叙何地弛懷耶件件緒思誠不
可說盡矣姑問尊履何如謹白十四植

又

邇來連獲垂問想氣味康好深慰深慰兒病爲日旹久一侯司命者處分老婦前患癱證往來未絶僕之頭病隨日侵加一家終歲所業此外無他矣惠來紅圓子無以爲謝每逢君侯撥藥居多外病與內病俱未除去良可嘆也思欲由八溪路旋自鳳城歸來歷叙且懷若毋子之疾如前不已勢當直返然更謀一番會事常居海濵未有苴果之獻愧恨愧恨謹謝念

五植

又

無未趨奉徒言戀慕不是空言耶不啻衰耗之故直恐修己之不良親君子之心日踈而然也公獨綢繆問訊不寘舊好愧謝愧謝昨日有以書達照下耶明月旬後更俟春暖徃作數夜穩　第未知公家尚無故不書來審悉康好吾行應不輟矣緒恩件件思與展討為久當有面叙謹謝復生巨口一尾送上照領

植（戀下有瞻字）

又

兩歲阻違恒自懸懸亦因地遠音書并踈垂老會合能復幾時耶曾在鳳城獲承問字前月亦還海家尚

未即馳候起居罪恨如何久聞公滯疾甚危益自嗚嘆直因衰病出入漸懶從今去死無幾誰與展盡悲懷耶棲到山海林木蔚合全役屋頭十分幽趣倍却昔時公不能扶病遠行共作碧山閑夢此懷如何如何

與吳御史書　史名健

近得惠簡自甫夫子修尾至認仕履康好又聞卜得小室應為久留計也老夫閑人非不多矣獨於先生勉以出處之義者嘗見君喫飯不從脊背從肚裏下也時事僶俛愚婦猶知之先生本不見高方在局中所見已昧名士日造猶不知邁邁走避年少談理奄

然當之若為宗匠然者名既忽重人皆保之迯無所往如追放豚衆皆逐之畢竟置身於何地耶性與天道孔門所罕言和靜有說程先生止以莫要輕說君不察時古耶乎不知洒掃之節而口談天上之理夷考其行則反不如無知之人此必有人譏無疑矣當此時果儼然冒居賢者之位以作虛偽之首耶雖以考亭之賢猶不免乞祠之譏況我輩人乎何前日聰明剛直皆不足於一毫見之明況與我輩乎其此而發雖使佯狂自汚恐難免也易曰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主人雖或有言孰與坐而待之者乎且內間之事君亦不能知當日入對猶恨所奏冗而不畧也

周王矣也

先生猶以醉後自笑
先輩風流無嘗想
見但係茶〻之則
路錯

又未嘗與士子假以辭色但款恒之間其所論心甚不服不肯俯首及醉引臂握手曰此臂敦篤汝何不爲汝之牛角并逢此赧赧之事乎汝爲上賊吾爲副賊此賊豈比穿窬之類耶忽縛帶引滿曰賊必善逃兩賊恐有先逃者也雜以詻詻長謔不肯入繩律之內固欲混混處世無異於杯酒間人也指我爲言貌之慢者乃此牛角之戲也其曰周公之過者果眞語耶酒未大醉恨未得大讌而出士子之見如此蓋亦槩想其人矣僕平生不執他技只自觀書而已口欲談理豈下於衆人乎猶不肯屑有辭焉君每不察雖

然一朝禍發恐難追也朋友相及以善吾今分先生以禍還是所分之不善矣無緣面討祗增慨慨伏惟鑒察曾勸以退一小縣而止於今非也君已做重名作縣民必思之更買一格長價其退益進皆在量義如何丙臘初十 丙寅

與子強子精書 子精鄭球字

前月獲承子強修復想通來仕履平康未認子精起居何如且作何官耶只增黯懷僕則荷賜不死來月初一日發還故棲但晉山有淫婦獄大起發之者在中道而發時指我為攄著為淫婦之夫河宗岳其先

安應昌栢岩十從曰河之南妻女南冥長孫之女河大應孫栢岩之妻也其時嶺伯[?]則也栢岩言於朴曰黃江後室有閔中不謹之說豈之可也於今全州府使閔[?]高捕投書以其事先言於女婿鄭仁弘、、曰此事不可不使先生知之遂告于南冥、、大怒李剛而一家有不謹婦女而宗族不好今乃黃江家甚不可乃先乃同[illegible]

妻乃吾亡兄之女也門户相連而舉我為辭新監司之来已放出矣罪人三四輩因係死而復生其為怨毒宜無所不至潛懷虎計必欲射殺云非但丙丁而已一日禍起將及合族遇害安知天作之禍遽發於人事之外乎之海則一家喪哭之山則一室罹閔身濵於死雖欲自反而無地唯自待天而已十年之前曾對剛而李禎字憤說滛婦之事曰公為一室之人何不縛取行媒婢子投之於江乎剛而默然不肯答破僕心甚不滿及後聞之則已受河宗岳漢江邉畓地及畓守奴數口於滛婦今之事發也極力伸救於監

司及推官曰此事曾聞於南冥南冥乃聽之誤也一家之事吾自親見孰與耳聞者乎吾雖不能討賊豈黨惡者乎其言如此故罪人全指我釋憾是剛而置我於族滅之地也其通書於我也曰人言騰播已久必先殺其婢與其夫將此意已通于監司推官云其實不然崔見叔崔應龍字時為晉牧訪我問之則全無是言云極力伸解之朴監司將欲盡放而在中道陜隷曰有識者之言亦未出於正吏推卜年前婢子剛而於是知不能掩蓋忽致書於我曰燈下不明知之太晩無面目進見於左右又首其不明之罪於朴監司追及

有一認事各等聞之昔年過此而於洛中問之曰祥彥欲何以聊生則乃曰君礪家田畓及奴婢數口在陽川地

今我收其所出釋其身責用之我獲是以爲留資然他家之物無端食之於心未安故今後不欲用之歟曰是也食人無端之物又有無端之悔嗟未足食何可取也云矣今於淫婦獄盡力伸救無所不至吾之以爲嗣於淫婦家受恩如此故今於獄起後伸救亦如此於是於二三京友曰已受河家漢田畓及奴婢數口伸救備至云見者又謂受賄

京中又謝於推官曰吾初爲人所瞞公等爲我所瞞云猶且委馳人於礪城尉極陳其曖昧都尉與吉元情分自童穉深篤到界卽欲放去劉而復相對終日無所不救用是卽解放劉而於此三次反覆初曰昧昧中曰果然終曰虛事此果談聖賢書嘗說敬義者事乎曾謟彦父尹椿年字後事公擧李探字更陷友人先生自道於禍中受賂於淫婦河宗岳妻背棄已友義所當絶也吾已謝絶僉意如何患難吉慶朋友在所相知者敢及之曾聞士論方明而公道黯黮乃至此極尚可以仕乎尹子固去秋訪我言及此事聊陳之公等雖欲舒禍已無下手地矣奈何奈何十月二十七日先生嘗作李父碑銘集中削去

於道觕之後尚未知者
年所用故細陳於启
等所聞者雖齒色
交而言及以真故也
金以年大後書俯伏
讀之深眺先生度量
之包涵退而言於明
友聞其變也況聞其
言而謹於其親中矣
無人近陸是而學耶
田民事的宗兒可以
此為集祖形明地吾
方生存也所謂生而
對集者也呵呵又謂
先生猶言曾未聞命
何敢傲出處之於難
夜之門乎吁吾往之

答成聽松書

是歲十一月邑人宋瑊傳公八月玉札並與諸公所詠二十年前不通消息於今始達捴是滿掬明珠受賜無量每聞大夫人康寧旋祝萬壽植亦尚保性命霜雪滿頂盜取盛名以累尊公之雅非但自誣而已益自罪愧更嘆健叔之藏修不露曾未見保於人而愚獨自衒於世厚誣君子吾無以見此人矣所索四言詩和上嘗以哦詩非但玩物喪志之尤物於植每增無限驕傲之罪用是廢閣諷詠近出數十載今韋蒙有遠命雖分肺肝在所不惜矧此片紙隻字乎只恨公不以自詠見及若以辞拙為嫌則公不是

然傲出處言乎朱未冬子而又未能慮者也朋友之所共知而左右不知也況乎先生不小之言何可以傲作而取媚於李門耶

矜於工詩者也此後消息漠如胥漢只增桃出川長懷
識不墍自裁今此賷書歸者其名元右釋曾自沙彌出家
宋尚書勵叔名之曰右釋者乃謂前則釋也稍可與傳信
者借寄千里面目壬子十一月日

又

金玉其音已逾兩紀矧於顏面耶直今相休無路展
破期於泉下是謂何期耶時因此人粗探起居尚康
猶是相須第一義也植雖云依舊齒髮脫盡面目已
變換作他樣人不是依舊況丈人耶適見沙彌有邁
公居者情不能裁徒增舊抱筵箴乾柹一辮聊以寄

信伏惟尊照謹拜問壬季春晦 此當在前書上

又

白髮相望漢如霄漢豈意金玉飛到天邊耶扺手開緘驚定始慰垂死故人世慮灰盡各保殘軀方是好事更有何異耶只見公猶不廢文翰問事遠徵詩詞深慰福人前面地頭猶未交也 如僕則猶少丈人於數年齒牙落盡飲食無幾已似爾蚕非但無意於文墨交遊亦息雖欲強覔所索正似竿溺未以成聲罪負實多示援奴曾已逋去前呈荒篇未足掛着高眼何用再寫耶重違千里重眷改書送上他異相期於泉下姑望攝養萬福謹拜復乙卯春

工夫緊切

與盧公信書

頃因陳君聞君猶在天嶺嶺海相隔不啻天淵豈意書問再及不遺老醜耶珠玉無足之而至者誠在人也兩封玉音無足之而尚到五百里外庸非誠所致耶僕罪積愆大數月來期功化者四人身忝在世能幾時耶方且寓居人家日復生梗思欲揆骨於先人舊土以與鄉里親愛相隨從前五十年日月盡沒於官從今一日住為吾有第恐資身無策未易遂意想君年富力強已應行到十層地位恨未得開討半日君不見撑上水船手放寸則退下十丈更須勗勵毋負老友於他日不勝幸甚伯益景徹數君安在耶每

到本居難於桂玉還不席暖獨此一事學孔聖真堪惜也歲後出向葬妹會必赴試何遑於訪姑此不宣

與江原監司書

神交之日固久今公不迴南轅老夫已向北冥生涯一世長似隔世寧論黃卷中人耶今有門生柳宗智好學不倦更欲谿肯名山探向楓岳所謂傳燈以燈點愖長想永思者也三人行其一乃吉元之姪子其一乃其從兄彌月遠邁宜有在陳之虞幸蒙得垂濟耶春翁幽懷聊付紙面不備

與吕子強書

子修之西入聞不續無因修奉信字獨公不有遐心曾忘

此言指退溪而其論
实有之義剏減又
後學之第不

修書認猶帶沉痾遥自嘆惜者多今復委寄玉音更想遥
来宿證沉綿何緣浔一大醫使我君子强健如飛庶幾好
哉於十里桑間耶進退之際當不可搵而有迹公所料宜
也獨倚欄者不有脅痾招招舟子應響利涉不待風波耶
熟看晴尚痼成麟楦驢鞹渾世皆然已甚於惑世誣民雖
有大賢已不可救矣此實斯文疑退溪宗匠者專主上達不究下
學以成難收之習曾與之往復論難而不肯回頭公
今不可不知此弊之難收矣僕之衰謝随日轉劇於
今已不得随意動作往拜先人祀事他事可占矣似
聞方有 召命宣賜食物抑何因耶自 上有教耶

或有禀之者耶老夫氐死賤人上誣 君上到此何以瞑目於泉下耶未化之日猶不禁一線思想時因南鴈毋惜一字一字相通能復幾耶當時旅館黯然消魂却立背面馬首踟躕他日訣去懷中髙卧青山應不知此懷矣不備

答吴子強褎景餘書 褎名紳

今日河生天瑞來以兩丈信書傳付憑悉同床卧起講討備盡其樂如何磨琢口加豈是兩玉相攻耶曾得子強數書皆即修復第恐千里寄信或時多滯未認得照耶吾於景餘則勸之進子強則挽而退禄仕

與行道固有異也但吾擬子強毋亦望之太重耶兩
君共揭裁義必明伏惟僉量植去春數月臥病今復
時熱恒仆褥一朝奄忽面目何期耶憶遠難裁

與成大谷書

音書兩絕已出五六載公與我已作隔世人耶路上
人耶言之可謂鳴悒去年僧有入俗離者修奉寒溫
未委已得達否也冬征桑榆衰謝已極轉作他樣面
目獨有一線蚕絲猶復斷續而已只問如今別無身
上疾恙否家內憂樂亦如何僕亦賜惠粗遣音容頓
改不可言依舊在也曾聞仲玉之逝今年又值妹兄

之去吾輩此行只有先後未死之日寧得禁懷也唯
有吾兩人在長作別絃之矢直是巻中人也如何如
何明年如幸不死哭娣兄於宿草因作道清洪與公
訣別齋計亦宿而猶難保也謹白

又

去年李汞同仲宣見過憑修尺字得照耶昧昧思之
聲息眛眛從今住世已作僴世人言念及此此懷如
何僕長帶眩疾日不自安垂死之日誤世滋甚曽有
爵命公所身嘗者也衰病已極誑人多方袛自赧赧
而不敢進者也何心直為時宰之得失而為吾行止

也有人傳我罵原吉不當而吾不肯進云公之難進亦猶我之難進果為相君而去乾耶除官未數月雖使僕有謂無人言及於忠帥之理正是調校尉未十日者也自是平日持行無狀以致今日之謗益服公律身如玉人莫敢間焉尤羨公曾得瘖疾耳無所聞而機關深閉也此事何足關及於公也索居深谷無與開吐聊因筆舌代與相語今去數君嘗從吾遊者常欲奉謁於案下今方委進因入俗離亦代以老顏送去聊於緒言為望此後消息定應漠漠猶自相續者幢幢意者天其憋我不絕一線心路耶

南冥本色氣節
龜岩可敬

又

垂死之日非朝則夕寧知千里信書彌月再到耶令有李仲宣者乃翩翩間世之佳才也能傳公我將絕之懷斯亦關數耶想得遞來起居依舊僕亦猶帶舊樣兩老好消息此外何加焉新人不如舊人於今益信非但思公益深垂死之日每憶薰滌之賜更無一寸有望於他人直令歸化之日可謂無相負矣死者有知何憂令日之相擬耶僕薑桂之性到老猶辛外來之言雖或百車每付之一寒笑歸至於斷頭萬不顧惜況不至於斷頭乎但特行無似以致罪責自我

視公公到百年何嘗有一人非公者乎公猶不曾一
致誠責者抑何歟至與云云者相失夫豈有私論之
陰謫也舉朝角立黑白昭昭而交手權門威制上下
轉黑為白雖古權奸蔑以加此所謂道學宗師者果
如此乎非公何敢及此時議若此何以瞑目於地下
乎旋復拍手拍手乾海蔘送上沉水久烹作膾然此
豈合於老齒耶

又

前月中再獲公初夏書想氣況依舊慰何加焉此境
所喜所望只惟無疾恙一事萬無於念開緘來得見

末訣字雖如此是訣語而掩抑噓唏無以自裁僕亦
裹謝韓劇眩證彌急宴坐一室悶然作地者多何期
日復一日更聞一字寒膻耶持身無似以致譴責由
己所召萬無些怨每服明公行年七十人莫敢間以
片言豈無所修之道而然耶如僕者非但行缺如霜
蕉更鼓明公遐念深痛曾是自誤而復累朋友將無
以奉對泉下矣今見李仲宣以其對公之眼而又復
對我一似傳燈以燈備諳公容貌與飲食起居殆若
相討然因燈下對客書不吐情又復臨書忘言明日
獨坐此懷如麻抽雨叢何想公亦如我懷何能寫

耶

又 鄭君仁弘

去年見或人所傳書厥後聞無聞焉近因張都事見訪語及公康寧亭毒死寒暄一日可敵十年矣兩老猶爲造物所貸保得殘齒然僕則眩證轉劇或時悅然仆地喰吥不知味啗不數合之應先公隨化矣禿情正似無情菜旋截旋生無時斷了亦應瞑目乃已矣方聞 國有大恤雖有賢主佐無良弼吾儕幸延殘涯目見新化固難矣旨春徂夏探問沙彌僧有往俗離者以寄音書竟未得焉前月張僉使衡武到我寄

無情菜韭也韭一采一種之後隨截隨生食之無尽故俗謂之情子지即情之之韭之訛也

俗語 무된情

與封書與五味子因太久以傳未知得達否也明月
思向金海欲成孫兒醮事復欲更通於東萊爲計且
見公家有賢姪主盡死生有托視吾黃口賤兒身死
之日漂泊東西杲如何耶今聞良姪又捷馬科亦護
門户有餘地矣吾死相知有何人也只寄空書千里
之外生死永隔寧復更通一字於此後耶不是目擊
忌言臨書噎噎欲寫不得返而求之亦不得吾心矣
因擲筆揮淚到此寒暄只是兩箇安否字他無所問
○不審如今氣力如何去臘因俊民得承玉音因認好
保頽齡如得五貝僕雖生寄滋得口舌殆若難保

餘喘無死之節合宜萬事都休冥冥就木爲緣帷薄
之禍尙聯婣族名出供狀上下朝議者不一深服公
無一點玼缺上得玉面良自慨惜太蘊太容兩候安
否此後魚鴈相稀更通一字亦無路矣更念吾輩年
年六十各保無恙寧復有不歸之意而欺於相戀猶
如此不已耶（雖聖恩此生中兩國疆恐皆 僕詩別段而誤合爲一也）

又答子强書

去春在山家寄惠字粗審起居平康今見子精更承
垂翰備諳仕履無恙深慰深慰僕亦依保宿撲逝任海
家再修信字得達耶子偕之證沉綿不已猶復地遠

未得續聞增減徒日憂嘆而已去春探向安陰計道
出所卜溪前更認為地不佳不足棲住上下人絶無
一訃來報地无不可謀居請歸前計何如似聞公杖
節欲來果爾則為西宿日企企又聞假直銀臺定應
不免真也此正與飯相似節食飲鮑非關別人公必
喫緊深省矣他俟面悉謹拜復丙孟秋十五楨月晦
思還山

示松坡子

古今學者窮易甚難此不會熟四書故也學者須精
熟四書真積力久則可以知道之上達而窮易庶不

難矣蓋精而未熟則不可以知道熟而未精則亦不可以知道精與熟俱至然後可以透見骨子了但大學羣經之綱統須讀大學融會貫通則看他書便易且敬者聖學之成始成終者自初學以至聖賢皆以主敬為進道之方學而欠主敬工夫則其為學僞矣孟子曰學之道無他收其放心而已此是主敬工夫古者羣聖賢之書雖多而於此一言至矣盡矣學者苟能收斂此心久而不失則羣邪自息而萬理自通矣此非我妄言乃聖賢之遺訓而每於學者以是告焉世之學者其於四書猒其尋常讀之無異俗儒記

誦章句之習而求者喜於聞見之書好着枉功此所謂索隱行恠者不曾不知道體而已終不能覩其門戶矣朱子曰平生精力盡在大學程子曰語孟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學者博文之工夫當如是矣夫

答仲輔等書 婁巽字

植雖今生寄恒負重尤日俟明罰朝夕剝床常欲裸身逃走而荏苒過了如僉公自在平地上寧不坦坦然耶罔上之罪正自我出雖使諸公濟出力亦無所施矣

答仁伯書 金孝元字

去年往節窮山如承拱璧無以藉當常意霄漢冥冥無路更問豈料玉音丁寧如在咫尺相語方知老夫朝夕入地猶未斷了人間事也每念今之學者全與古人不同宋時羣賢講明備盡盛水不漏後之學者只在用力之緩猛而已寧有一毫不分門路誤墜階梯事乎老夫不任自家曷敢及人耶第矜深眷家寒無以相寄方可羞也想公資器溫良非但一介好人洒掃應對幼稚習慣事也已向六分路頭於今直把大學看傍探性理大全一二年常常出入大學一家

雖使之燕之楚畢竟歸宿本家作聖作賢都不出此
家內矣晦菴平生得力盡在此書豈欺後人耶如今
時俗汙毀已甚要須壁立千仞頭分定斷不爲時俗
所移然後方可做成吉人

奉謝金進士肅夫 金宇顒字

昨日海家奴到認君將入海今又遠承情款仍審豈
聞平善慰謝兩盡老夫庸何報君清藻耶珍重相信
乃能如此所謂家寶黃粱不慕璆璋者也漢唐諸儒
粗有道德之行而未講道德之學濂洛諸賢以後著
述輯解階梯路脈昭如日星初學小生開卷洞見雖

明師提耳萬不能略加於前賢指南豈止如孟氏之
時求而有餘師者乎但學者求之不誠耳老夫雖嘗
粗知所向而不能體悉前賢所傳之語庸庸到此此
是吾不誠之故也君既聊涉四子之書而猶有所疑
焉恐誠不　篤也老夫雖或有一分相長之力能加
絲髮於周程立言乎其中有語録易經難解處吾亦
不強求盡其閑語　且如穿井初間汙濁摇盡澄澈
然後銀花子歷歷請勿欲一跳盡得累以歲月日有
所得然從見與老夫切磋幸甚且來月欲往見羅州
姊氏姊亦欲於來秋還京請與近日相見故也雖使

見枉頗一不從容請加數月之功冬間挍我聊經一旬
非我有得於君則君或有取於我矣山中詞亦未穩
君只以長老期我何可作爲評詞耶且稱孫稱祖不
當古人不如是也槎仲忙草

又

蒙伯氏多般惠遺只是君所囑也可堪終歲口業曷
之爲謝耶僕亦邇來稍知食味容保日月明明出向
東萊拜塋歸来僕之望君寔嘗顏回爲壻耶顧以朋
友之義相契而已寧有靳情於是耶五倫之義全籍
朋友而成世人了不爲念者久矣道義相磨非君而

誰每窺君廉靜若水少誠篤審察之意老夫常恐未易長進請痛加誠篤之功以其所就分與老夫與人爲善君子之第一好事若蓄室之計亦在十分思量君實清貧俟出身謀取有舊業者并資生計是矣方志於學而急急先圖衣食之地豈啻他岐之惑耶昭烈囑孔明曰嗣子不可君可自取擧一國相與猶視獘屣况此虫魚之養兒耶君若以此爲纖芥於老夫則豈非待我之薄耶

又

新年合宜日新又新而隨歲益退寧不愧於日新者

手示以彌卻豈非相勉之意耶

又

到底寒士兩手如磬君爲有所得及我耶惠來楮面五味亦可感也

又與肅夫書

認君向學深切是謂吾得李膺爲壻者也海家篋中有青衣近思錄小帙須取而熟思之恨未得對與數月琢磨相益君或不利秋圍應得身閑自在便宜匹馬來尋以作一月嘉客非我有得則君必有助矣

又

頃日雖作數夜穩席雜以諧笑都不破精君遽取以爲規是謂善惡皆足爲師者耶善取於人君則有之矣只見吾君所患不啻十寒質幹不立而制什無材精於講究而劣於致用短於殺活手最是急急備辦事也嘗見尺度人家皆有之非但人家愚夫愚婦皆有之錙銖分寸亦甚明白而用是有裁九章服者有不能制一尺足巾者自度君之尺度能裁初様物耶君所知也不宣

又

吾聞商山解約文移到此府 上聽已回新罷兩宗

賊覓已爇滿祠亦焚不似方初叫叩 閶闔之日合
宜改圖亦不害義但在敬夫則猶有所獨裁之義僕
尚係宿狀耳

又

想君犀到空返安知百年事業實到實返不類今行
者耶老身猶不得依舊栖栖長道作爲千里旅人乎
生行止堪可笑嘆老而無述已是爲賊今復身作名
賊百計求逭而不得正是盜天之名而天不使逃也
去月二十七日之政除拜尚瑞院判官復有 旨啟
院吏賫來 賜以內藥令監司付食物報送云來十

八戒行欲發

又

曾見 詔使來不堪着恨欺我欺人終至於罔上罔可自處賢者之地覥然呈身益重盜名之罪乎己呈身病所志全身偷名又可自比於前賢之列乎此中又有所難言者未敢一一

又

落鴈南飛盡遊人猶未歸功名不入手飢風滿中衣良可笑嘆試奇猶未的闈萬若得中插花拜親之後即拔去之不可插頭呵喝出入親戚之家以取有識

者讓諸大可

答權學官應仁書

當日目擊忘言豈意今復執毫忘書耶此箇懷想公可想矣元戎更寄手字隨以貺遺曷敢攸謝耶命驗所示大長老而不死寧免一賊乎從前盜名不細曾作國門之賊安知此後更作造化之賊乎曾有詩曰白手歸來何物食銀河十里與猶餘從今更與十年則又作山水賊矣俱可拍手拍手恨不對公一莞笑破謫客到草草謹復

雜著

杏壇記

壇之峙古也由臧大夫文仲名也在國城之東而近闕里之地也孔子遊於緇帷之林以休乎壇之上而風焉講羣弟學子游子夏季路侍顧謂顏淵曰若知壇之名乎曰未也曰知作之所由始乎曰未也曰小子識之此乃臧文仲所築之壇而會盟諸夏之地也名之以杏壇者由此時來也睹物思人得無感乎因命琴而操曰暑往寒來春復秋回趨而進拜拜而為之記曰臧文仲魯之賢大夫也魯氏天王之宗國也吾未知當時盟諸夏者果何事耶以為得賢人之助

率西伯之職則柳下惠之賢而不與之立也以為明
禮義之教行桓文之事則藏蔡於家犯人臣之禮苟
時不用則已如有用我者居宗氏之國當宗周之微
志行之士捨王室何以哉不然則主盟於壇墠之上
俯仰於綴著之間者庸非仗周公之威而欺諸侯之
人乎載牲於地束書於上血諸侯之口者非殆於強
夌衆暴以利其身乎噫文仲之莅盟斯壇者當王室
未毀之前而不能救夫子之興感斯壇者當王室既
亂之後而欲正之則時之幸不幸世之治不治天也
文仲刑馬于是矣兵于是戚與國之衆而不能回東

周之轅弛諸戎之猾夫子講道於是倡義於是明天理之正而人知王室之不可陵中國之異於夷狄則講兵於是壇者臧大夫也而不過為一邦之大夫反有愧於夾谷之盟講道於是壇者吾夫子也而不失為天下之聖人豈非有功於西伯之業乎從事於一壇之上而義利之不相侔者霄壤之分矣後之行義之士宜何所法焉其以臧氏之法乎夫子之學乎吾以為築斯壇者臧大夫也名斯壇者臧大夫也而後之稱者必不曰臧氏之壇而曰孔氏之壇也夫子之嘆也非文仲之思也悼文仲之無佐世之才也感曰

月之邁非嘆其逝也憂道之不行而惘歲月之不留也況有壇墠焉則後来之登斯壇者其亦有知夫子之嘆者乎有樹木焉則後来之思世臣者其亦有記喬木之舊者乎季路起而歌曰壇之町町君子之居穢之野兮吾道之微誰將西歸懷之好音夫子曰諾

王某年月日門弟顏回記

陋巷記

夫子自衛反魯居鄹數月蘧蘧然形未嘗開也神未嘗釋也顧謂門人曰吾道東矣吾何之乎命駕而徃過故顏回之巷車三反而不能下撫轅而為之歌曰

㦲之謂乎顏之以仁禮啟顏乎天天故於是曾參啟而
進曰爾不雖衛以正㒷所貴者不在也兄龜雖一死亂
以宗祧所守者在也雖同是未獲逞其一生不死者存
何死之有乎子曰啓予小子託之過而卒之記曰顏氏
之道在於物初無不始天地之未嘗以為量日月
之光無不為明也無以天也處天地與而側居僻
陋遺世在其嘗消之也人堆也之一其言已旬而元
食生見之餘晶照之無一不在之臨其卿與之間而合
不發於酉之外德不下而行之生而化一不於齊曾之
問其去天不足也不實其在又能之曰非吉天子

以天下為土而顔子以[illegible]為土一陋巷非其土也天
子以萬乘為位而顔子以道德為[illegible]非其位也
其為土不亦廣矣乎其為位不亦天爵乎道之顯晦時
之治亂一係焉虞舜陶于河濱傅說築于巖河濱與巖下
陋巷之一不知而身不失天下之士亦不失天下之臣
亦不失天下之顯名者天也使虞舜不離河濱則為
陋巷之顔回使傅說不出巖下則為簞食之顔回矣
時之幸不幸天亦無如之何矣抑吾今而為之操曰巷
之不義何渠之一巷無人兮其東我馬門人曾參記

永慕堂記

頭流千疊萬壑爭流匯爲菁川者乃晉陽之樓閣地
也奔放東南吞吐曠野數十里許者乃鼎坊之冠盖
里也里曰黙潭鏡閣背山骨露額有中萬山嶸揭扁
爲挹翠者乃故進士李丈之舊宅也門外而陽方數
丈地於奧宜於曠得進士公嘗欲營小亭而不果吾
姉夫李君公亮進士公之胄也乃肯構爲小齋玲瓏
水月相涵其箇中遊地也李君名斯齋曰永慕吁可
想矣故宅故蹟猶存而先人不在故山猶依然而
先人亡焉坐於斯卧於斯歌於斯舞於斯兄弟於斯
朋友於斯寧可有時而忘先人耶詩於千萃山立玉

色者先人之手自封植者也澄江一帶風綾靜覺者
先人之對案吟哦也月宇高撐白雲蒸鬱者乃先
人之私藏也羅同彌漫綠野烟沉者乃兄弟之公物
也子孫髧髧稍知禮義之方者非先人之遺教乎衣
食繩繩有賴於飢寒之日者非先人之遺澤乎而況
家兒稱慶有燕喜高堂之樂群弟修郁無累及先人
之患何莫非德公之居安遺愛而令予之終身求慕
者乎吾兄素不喜游畏之行口未嘗談人之惡心無
有害物之萌其愛人待羣諒若不澄有古人之風結
髮爲文每捷東堂竟北南宮所須游藝落名流猶一不

肯一向朱門求己家在王城身獨桑鄉者爲求慕故
也晩年沉冥逃世藏身於中聖賢之間有時傾倒王
山叱咤雷霆視天下萬物如風雲鼯雞傍人或不能
窺其際也若是則世已忘矣身已忘矣猶有不忘者
存豈非爺孃之念獨不能懸解於方寸之間而索居
孤堂蓼莪之感益深於處獨之時耶嘗有五箇男子
俱是汗血之駒不幸早世上慕椿萱下念蘭蓀五內
如焚百爾無從寧不掉臂一世遯投身於無懷之域
而終不得無懷也斅猶有兩兒後民再登第重作握
蘭學士獻民中生員乙頭兩兒皆已抱子抱孫不是

孩提物也猶時大被抱卧煦嘔撫摩如襁褓兒可見慕慈之恩流洽於一家父思其親子依其父父以之肥子以之肥家以之肥其視江上下冥鴻釣月十玩家者為如何耶辛酉重光赤奮若方丈老子南冥曹植記

嚴光論

論曰光武皇帝二十七年徵處士嚴光拜諫議大夫光竟不屈去釣富春山終余以為嚴子陵聖人之徒也何以言之昔孟子之不見諸侯曰枉尺而直尋所不可為也況直尺而枉尋豈聖人之道乎故士有上

不臣天子下不臣諸侯雖分國如錙銖有不屑焉從
其所挾者大而所辨者重未嘗輕與人許己也屠龍
之技不入於犧庖佐王之足不踐於伯都子陵之羊
裘澤中自托於漁釣終不肯為漢小屈者豈非所挾
者大而然乎不然光之與帝相知之分非特一故人
矣相過之遺又非一君臣之例也為東漢元臣而居
於侯王之上榮寵於一時無疑矣何肯自處於方亨
之世而老死於巖穴自毀其道耶且考子陵言論風
味則非矯情激物長往而不顧者也特伊傅之類而
未遇焉者耳論者以為伊尹之於桀也五就而不辭

子陵之於光武一見而不臣湯之於伊尹三聘而為師光武之於子陵一徵而為臣子陵於是失行道之機光武於是失待賢之禮是亦庸人之見已特管窺而無天矣豈知子陵之大乎彼子陵者必與帝遊知其器量之所極必未以三代之道制治復捲而去之若使帝得為两漢之賢主則光武之才足以自辦無待於已也豈毀帝王之道為伯者之臣徒受人高位重祿而已乎若是則光之所伸者不至於尺而所屈者不止於尋乎況當是時生民小安有異於夏桀之塗炭其民其急生民之意豈可與伊尹一道乎使光

粗有有為之志則當光武得任之始也朝出於山而暮過明君何至於二十七年而不挑至物色而後得之乎求其初心則雖帝之貴乎丘園束帛戔戔終不肯枉屈其道明矣後之觀者以伯者之道觀子陵則其不為光武屈過矣如以王佐之才觀子陵則其不為光武屈宜矣吾故曰子陵聖人之徒也嗚呼使伊尹而不遇成湯則終死於有莘之野使傅說而不遇高宗則終老於傅巖之野必不肯枉道而求合使子陵遇成湯高宗之君則又焉終老於巖穴為桐江一釣翁乎聖賢之心乎生民也一也而抑時有幸不幸

也

解關西問答

全仁云者乃故貳相李彥迪之妓産也其名曰玉剛者也彥迪初出身為慶州訓導畜其母為房直故判書曹潤孫時為慶尚道水使曾聘此妓曰彥迪上京潜挑而去彥迪已有娠潤孫取去七箇月乃生名之以玉剛以奉其祀正類秦政楚幽之於呂不韋黃歇植之婦翁有孼妹乃潤孫妾子義山之妻也門戶相連嘗知其巔末曹門皆知七月所生國人皆笑潤孫之惑及潤孫之歿曹家子壻皆不許傍題奉祀於神

主王剛尚貪潤孫奉祀所傳不肯歸其父時復古竄在關西無他子弟子子孫寓植闐而慫之委通信人於王剛曰汝毋非不說汝以所生之父汝非不知今則判書已殁復焉有所忌而不㦖貳相乎朝議喧騰已久今欲嚴鞫爾毋汝既負爾父又欲殺爾毋乎王剛猶顧戀不去及曹家黜去而後往慶州猶服養父衰絰入京王剛年近四十尚不知有父復古為他日孫䰟有子而為勢家所奪方王剛之及門也復古尚不能嚴父子義以詰其無父之罪遽忻然愛悅若未嘗有釁𡖋之父子嘗冀復古遠謫無緣相對一拍手也

其曰全仁者必就復古而改其名也常詆玉剛為無
父奸人玉剛亦㘗之復古不知此意故問來時見我
乎玉剛萬無見我之情也復古嘗薦我以遺逸吾亦
嘗意與復古無一夕雅實不知我半面亦何所知我
善惡乎不知善惡而徒聞人言遽以上聞以人言而
稱我則必以人言而誚我嘗嘆天淵異路亦無緣攜
手一破顔也復古為本道監司來也頻有書求見植
辭以寧有呈身擧子乎獨念古人歷仕四朝僅四十
六日吾知相公解歸田里之日不久當角巾相尋於
安康里第尚未晩也云復古亦嘗與人語曰曹植譏

我尚不退休慚負云云嘗恨復古學聖賢之道而致知之見不明當時大小尹之禍朝夕必發國勢扤隉愚婦所知猶不早退於官卑之日以至於負重而不可解流死異域恐戮於明哲之見也又嘗恨復古嘗陳十條封事　中廟大加稱賞特陞嘉善獻策而受賞乃古人所羞何不辭以人臣進言乃其職分　人主爵命亦代天工臣進言而受賞君受言而後賞君臣皆如所中者然他時爵之祿之皆稱其臣之材量大小何不可而必於臣之陳疏之日乎云則稍可以勵廉耻格君心之一段矣全仁生長武家焉有習聞

之事乎始欲復古而方知向學其見其得固淺冊中
所記多誤亦非復古所説者然其曰張儀者非也乃
張乖崖忠定公詠之事也王文正家人始和以埃墨
後按以小塊其曰墨涂者亦誤也文正落帶先人亦
有議焉身為首相為百僚瞻仰脫帶於闕庭駿奔之
地已自失儀曷若俯而忽着不慎其衣帶於趨朝之
始恐慢於居常之敬也大學不言存養此必全仁之
誤記大學明明德止至善乃開卷第一存養地也初
學之士亦當理會況復古乎雍雎之論亦恐未盡也
其夫與其君謀於野欲殺其父是可乞而求已耶當

告其父又當告其夫待二人各相爲處而後自決似可士族女再嫁之論亦非復古之言也古人云夫雖入門而斃猶不當許身他人況旣嫁之後乎舉天下責之以死忠臨時效節者無幾先許以不忠乎況天下之人豈盡孀婦而責天下之烈婦乎孀婦之論程先生已有定論後人固不當發其私意也其曰耳目口鼻之欲是私欲者亦非也耳目口鼻之發雖聖人亦同同一天理也流於不善而後方可謂之欲也但有人心道心之别者有形氣義理之間也故不曰人欲曰人心然有雷鳴之說恐未詳悉陽宜在地中而

陰實陽虛陽在外不得入皆失其健順之和不得猶
為陰所制終不得為陰所蓄有時發動趙大憲孝直
先生之事以吾所聞則必不如是先生姿貌如玉人
無賢愚見必慕悅少時出征夕投店舍梳髮有一丈
亦自京來者稍近侵昵流注不去先生恐夜來投寢
遽徹其席向昏移寓他家云或云使之梳頭情若難
制而移寓此則恐非實傳先生乃當今人也人言不
一如此人言舉不必信也其曰登第誤身終身悔恨
者正非復古之意也科第豈是不好事而誤身乎終
身悔恨則何至於崇品而不悔退耶此亦全仁之誤

開也其受鮸魚者必在銓長之日也銓門如市無非
苞苴事也固當一切謝去若在無權之地朋友有寄
髓㶕寧可不受耶若一切郤之則毋亦隘狹而非人
情乎植之用蜃灰初非辭石而取蜃適毋在金海而
捎席海蛤最便燔取因載大舉之船初聞汕不過九
斗同腹八人皆含取九斗及其擣用不止此數常以
稽分為終身之恨更啓他人爭效之意若云詭異則
非近情之說也姿隱行怪方是為詭畏用蜃何詭之
有乎今之近海之人例用蛤灰為取其易辦於窮家
也且高山頂有螺蚌殼此是前天地混沌時殼也其

曰消盡者非也獨見華元葬其君屋灰石槨三年而葬君子譏之海傍歷灰如沙土不日燔成與古不同但以用油爲未安已其與兵使同舟者復古恐聞之誤也胡述有時同舟監兵使同舟有何一寸所失耶當時植在山海亭黃江橫帶前面忽見大小艦十餘艘張樂鼓吹舟尾相接而知兵使迎新監司之行於江上云植只曰復古位望非徽方正殿最於金海兵水使從前處恭聚府鞠躬就拜而去方是道主之體而不虧紀律之事也前日未有是事今始生例也云云而已〇杳明屢下有灰字

書圭菴所贈大學冊衣下 圭菴宋麟壽號

余初受氣甚薄又無師友之規唯以傲物為高非但於人有所傲於世亦有所傲其視富貴貨利蔑如草泥傈忽矯舉浩嘯攘臂常若有遺世之象焉斯豈敦厚周信朴實底氣乎日趨於小人之域而不自知也弱冠而中文科漢城試並中司馬試覆試春官俱黜於有司以為科目初未足為文夫拔身之地況此小科乎遂輟司馬舉只就東堂三居一等或進或黜年已三十餘矣又慮為文不中程式更求平易簡實之書觀之始取性理大全讀之一日閱至許氏之說有

曰出則有為處則有守大丈夫當如此出無所為處
無所守所志所學將何為輒諫然自省愧縮自喪深
嘆所學之無類幾枉了一世初不知人倫日用事皆
自本分中來也遂厭科舉之學亦復廢輟專意學問
漸就本地家鄉入焉政如弱喪而不知歸一朝忽見
慈母之顏不知手足之蹈舞友人原吉見而喜之以
心經授焉眉叟以是書與之當此時有若久死而無
憾焉者噫人之受氣有萬不同或得八九分來六七
分來或得三四分來其得八九分六七分而不學者
雖有一二三四分誤處猶為白中之黑不失為君子

若三四分來雖或有三四分善處猶為黑中之白晕
竟為六七分惡人若余者僅得三四分來加以氣質
之病異於他人當日得志不啻誤身應亦誤國雖至
未老有悔能有贖乎於今思之不覺舌出雖遇庸人
皆若勝已者然更欲傲物不可得也由前則為小人
由後則為聞道之人轉移一寸之機謬於千里實由
於傲富貴一念有以啓出寡欲一線路來也方知為
善為惡皆必有基本如今日下種明日便生也人多
以困窮為憫於余則困是為通屢屈科第因困求亨
而尋得路向這邊去見得本地風光聞得父兄警咳

飢而食憂而樂吾窮有可以擻做世人之通乎吾不擻也但恐脚力萎退有不能勇往力行焉已善反之具都在是書吾友以是勗之與人為善之意奚啻斷金耶若力之緩猛則在吾而已當不以黃卷視之可也嘉靖壬辰南冥曹植識

題李君所贈心經後

吾友李君霖仲望仁悌人也其為內也氷壼其為外也玉色口未嘗有詆詈疾遽之言心未嘗有忮逆枝害之萠貪於古而恍乎朋望之者惎消忿釋知其為忠信人也斯人詎能一一致察流自涵養中然乎蓋

其天性然也所禀於天者已得六七分加之以學問鷺之白烏之黔日不能黑雨不能浴雖欲自汚寧可得耶嘗以謂天下無棄材推是心不以余無似而棄之以心經一篇寄之與人為善之義庸可量哉人無是心雖使言滿天下不過為猩猩生而死矣倀倀然遭大喪而不知哀寧不為一世痛哭流涕也哉非但遭喪而不知毀反指服喪為異物又從戮辱之是書也正似白晝大市中平天冠也非但無人買之或加諸頭上則以僭誅矣用是人惡此書覩之為殺身之具不啻平天冠也萬古如長夜人倫為禽獸只應默

默送了一世而已惜乎仲望無嗣篤學拳拳之像無以記之於羹墻間余亦喪兒麗澤相益之義無以遺之於黃卷中是書也不過為他日惡少窗壁塗已俱可嘆也

書李君原吉所贈心經後

友人廣陵李原吉以是書遺之其自言曰吾雖不善而與人為善之意則誠不淺也推是心也分國錙銖庸細事矣予初得之悚然惕然如負丘山常自警云庸信庸謹閑邪存誠岳立淵沖燁燁春榮雖寫揭壁中而心常楚越者多矣心喪而肉行非禽獸而何然

則非負李君則負是書非負是書即負吾心矣莫大於心死求不死之藥惟食為急是書者其惟不死之藥乎必食而知其味好而知其樂可久可安朝夕日用而不自已也努力無怠希顏在是嘉靖辛卯十月日夏城曹楗仲書

寒暄堂畫屛跋

善藏者藏於天太虛者天之實也虛而藏用故其藏也無藏物無所遁而人莫與爭大而天下小而一介以力控之則喪以智籠之則失必也物各付物藏之於自然而後責付於天矣今觀寒暄先生家藏古畫

轉沒飄泊主不得為有者近百年矣於今復得為主
人之藏焉數紙遺墨非有人物典守鬼神呵護鼠不
得破蠹不得蝕風不得毀雨不得朽趣色涵茫完如
昨日粧成十幅短屏蒼檜老松碧樹青楊古木叢篁
琹鶴牛羊垂綸翫月雲山草屋百里長河千尺懸瀑
光陰何代息偃為孰想像先生對眼臥遊寓目興思
做得甚樣襟懷耶舒卷萬念嘯咏俛昂颯颯精爽依
俙留在於畫圖中彷彿猶見於羹墻聞其人已去欲
聞噫歎而不可得焉為子孫者桑梓猶敬况此神會
之地如見其面目者乎後生之欲見先生而不得者

所於此焉興懷畫出安堅堅有傳神法為東國吳道
子指與物化不以心稽搯出自然之真幻成生香活
色初付之以物而已及先生之不幸也籍其家家業
蕩盡靡有敝帚獨此一物藏於圖畫署於是而藏之
以無藏非吾之有也又不知在何年代飄出民家莫
知所之復歸於無藏之地矣去歲庚午 主上偶於
召對問金宏弼遺跡可得見乎承宣李忠綽登對臣
見一民家有金某家藏畫屏帖云先生之孫草溪守
立為探於忠綽忠綽曰曾見於縣監吳彥毅家彥毅
之孫學諭澐初得於其聘家許元輔之門改粧新綃

以與金草溪皆非人力所及 主上之問初發於自
然之偶他人之傳曾出於自然之幸家孫之得終歸
於自然之會是知付之以理之自然者實而無跡聽
之以物之自化者虛而有待無藏也故有藏無意也
故善藏可見其藏於天而物莫能逭人莫能奪也請
主人勿以為家藏而藏於先生書院其庶幾善藏者
乎若以金緘而世守之未必不為壑藏之舟矣金草
溪年近八十為訪我於頭流請記巔末辭不獲焉以
識隆慶五年辛未重光協洽玄默涒灘十一日南冥
曹植

策問題

問登歲無荒田治世無亂賊三苗有扈無非不治而逆命玁狁獯鬻雖遇賢君而爲亂抑一陰一陽陰之類胚胎於大化之中不能自已者歟方今 聖明在上治具畢張而島夷爲亂卵育之恩有加而跳梁也禍無比無故而發元帥懷詐而干主威請還蓐浦者知其不可而歷試朝意也請要三 去者非欲必得而愚矣國家也皷掌彈頰撫杖而瞋目曰必按爾之項雖三尺童子猶知其恐動也堂堂大朝賢相良將旰食籌畫而惴惴焉莫知所對儆以褒不議致當此

時獨無折衝之辭亦無備禦之策乎雖不若韓琦請斬元昊之使於都門之外豈宜玉帛之命旋加於亂賊耶抑有綿綿難制之勢固不以干羽之舞而備其衝突者歟由今觀之無一邊寇解之事以古方之非二帝金巡之厄顧何所畏而暗受巾幗之辱乎譯官傳命古之專對之任也倭人欲探國家微意賂以物貨金銀犀珠磊落委積譯士分其所賂於承傳內侍廟筭方劇於龍床而漏說已屬於蠻耳內不能禁一介豎走而外能制百狡兇逆乎於是國無人矣賊入無人之境抑已晚矣侵凌困辱固其宜矣然 王赫

斯奴稍加裁盡則曰挑邊生事斬一譯史以厲機宜則曰莫若早辭順對若是則果無以對之之辭亦無禦之之策歟顧聞其畫

題成中慮所贈東國史略後

嘉靖壬辰余自漢京徵家屬來歸于金海舊庄執仇成君中慮遺是遠別以為荒陬稽古之資慮君介貧清如水嘗斷我以金而無尺可合分我半錢若浼焉錫余百朋非所意也余用朱墨點抹置之山海之一野索居林下山鳥為客蒼蠅與吊時時披閱默坐馳懷長想有既耶

涵虛亭記

嘉靖丁未春金令公秀文增斯亭其廣也小如莒其
復也大如楚之靜而默會雲八夢九部在一鏡中也萬
物無實於太虛虛則涵之而白內方而制外拚見見
者扁之閒閒者構之耶嘗聞觀室者觀其隅乾坤之
與六位并列於八方而為隅方於隅者庸非虛中出
者耶捨東楹辭燕寢必於淵淵地會神者殆於謀野
之意乎金令公援自弓劍討文如儒斵輪意匠不以
指稽此為政之緒餘未足觀其人之大方也惜乎其
人去而其政亦去之獨心跡之所留者猶在是也後
之入室者當不以室視之其人視之可也

遊頭流録

嘉靖戊午孟夏金晉州泓泓之李秀才公亮寅叔李高靈希顔愚翁李清州楨剛而洎余同遊頭流山山中貴齒而不尚爵舉酌序坐以齒或時不然初十日愚翁自草溪來我雷龍舍同宿○十一日飯我雞伏堂登道舍弟桓隨之元生右釋曽為釋化俗為眞慧悟而善謳呂與之行出門甫數十步有小兒前控曰追逋奴來也只在此路下未捕愚翁麾擁丘史四五人左右匝之俄而縛致馬頭果八箇男女遂策馬去共嘆曰偶然下手有愆有德斯何造物所使耶吾復

窃嘆曰愚翁神手五十年拳如醬京子縱未能收地
於河湟千萬里猶得指揮方畧於呼吸之間可謂真
大手矣相與折倒而去向夕投晉州曾約泓之乘舟
泗川遡蟾津入雙磎計也忽遇李從事俊民於馬峴
由湖南来觀其親其親則寅叔也更聞泓之御差去
旋投寅叔第寅叔則吾姊夫也○十二日大雨泓之
致書留之益以厨傳○十三日泓之来造殺牛張樂
愚翁泓之俊民共爭的劇飲而罷○十四日與寅叔
共宿剛而第剛而為具剪刀麵醴酪齊河魚膾白黃
園子青丹油糕餅○十五日又與剛而共向塲巖剛

而廢弟栢從之先登古將軍李珣之快哉亭俄有泓
之仲氏涇與泓之子思誠繼至泓之尾至求幾泗州
守魯克粹以地主來見設小酌共登巨艦魯君致酒
肴犒具下舟還去鄭忠順濬監會供億妓十輩笙
鼓吹皆列是日以 恭惠王后韓氏忌不作樂蔬食
時有白生惟良諧舟上謂同行是夜月明如畫銀波
鏡磨天根沃焦都在机蓮棹夫秩唱響翻蛟窟三星
在中東風微起忽張帆徹棹艤舡而上舟子俄報已
過昆陽地相與枕藉或縱或橫泓之鋪毛席重衿幅
貧甚恢植初乞其邊浸浸雄據推出泓之席外豈非

皆墮夢境自不知吾家已物奄為他人之有乎○十
六日曙色微明迫到蟾津攬賸間已失河東地云旭
日初昇萬頃蒸紅兩岸蒼山影倒波底簫鼓更奏歌
吹送作遥見雲山擁出西北十里間者是頭流外面
也相與挑覩喜踴曰方丈三韓外已是無多地矣瞥
過岳陽縣江上有鍮岩者乃韓録事惟漢之舊庄也
惟漢見麗氏將亂携妻子來栖微為大悲院録事一
夕遁去不知所之噫國家將亡焉有好賢之事乎善
善之好賢又不如葉子高之好龍無補於亂亡之勢
忽呼酒引滿重為鍮岩長息也向午泊舟渮灘貿貿

殘吏戴蘇骨多来拜乃是岳陽𧺝開縣吏也又有園
領數人来拜乃泓之治内糾察勸農等官也江上山
村高低連絡縱横其戶雖今十存其一王化所及浸
被窮谷可見昔時民物之盛也去陶灘一里有鄭先
生汝昌故居先生乃天嶺之儒宗也學問淵篤吾道
有緒挈妻子入山由内翰出守安陰縣為喬桐主所
殺此去錦岩十里地明哲之幸不幸豈非命耶泓之
剛而先到石門是雙磎寺洞門也蒼崖兩開可丈餘
崔學士致遠手寫四字題其右曰雙磎左曰石門畫
大如鹿脛刋入石骨迄今已千年不知此後幾千年

也西邊一溪崩崖轉石迸從百里來者乃神凝擬神
洞水也東邊一溪漏雲穿山邈不知所從來者乃佛
日青鶴洞水也寺在兩溪間是謂雙磎也十尺高碑
龜趺屹立竪在寺門外數十步乃致遠碑也前有高
樓扁題八詠樓後有碑殿亶營未覆以毛寺僧慧通
愼旭餉以蔡果雜以山蔬接以賓主之禮是夜初昏
植忽嘔吐下瀉部食仆臥愚翁護宿西廂室〇十七
日詰朝泓之來問疾忽聞全羅道魚瀾搪島倭舡來
泊即撤行謀促食將返畧行危酌曾此湖南儒者金
得李許繼趙壽期崔研先到俱邀於法堂酒一巡樂

一闋遷別行色忽遽未暇說詩北山移檄事但於
昨日舟中暫戲泓之東紫帶於腰此是繫縛卯申之
物却恐卯申縛出去也拍手一噱及是果然只恨吾
輩修行無力不能護一老友共坐支機石上泄吐滿
腔塵土吸盡無限金華以作桑榆一半粮料也留妓
鳳月甕臺江娥之貴千吹笛千守餘皆放黜大雨終
日不已陰雲四合不知此外人間隔幾重雲水也及
午湖南鄭吏以從事書來到烟臺所報乃漕舡數隻
益嘆泓之骨相無分暫不許一柯爛頃也泓之猶修
無量度戒酒肺相望音書繼至六甲行厨之具盡付

之姜國年使吾輩都不知桂玉之累國年州吏也是
日剛而㿃生李應亨来諸寺門及夕寅叔下注呻痛
薄暮剛而卒痛胷腹吐出數斗絞腸翻胃氣勢甚苦
下注轉急投以蘇合元不效又投清香油不效舊狎
江娥之捧首護持向晨始定朝起邈然擡首曰去夜
胷痛如不克濟吾雖死諸君在吾寧死於婦人之手
乎諸君慰解曰君亦怯漢貪生之念當重故暫遇微
疾忽變其死也死生亦大豈應若是其微耶○十八
日因山路濕未得上佛日溪水漲未得入神凝留在
湖南巡邉使南致勤致酒食於寅叔為從事之故也

河進士宗岳奴青龍丁令人李晦奴俱以酒鱗来謁
神凝苻任允誼来見舍弟所騎馬病蝶川外有人塵
其名者付以調養夕與愚翁共宿後殿之西方丈○
十九日促食將入青鶴洞寅叔剛而俱以疾退固知
十分絶境非有十分真訣神明不受寅叔剛而曽昔
一入来者乃是夢也非真到也若比泓之則雖有間
矣亦是無後分事也老夫憶曽三度入来俗緣猶未
盡除方知八十衰翁無職秩憶曽三度鳳池来者則
猶不讓矣若比三入晋陽人不識者則未也是朝金
君涇辭以疾挾妓貴之逕去金君時年七十七登陟

如飛初欲上天王峯為人倜儻有若曾到梨園裡来者湖南四君白李两生同行北上梧巖緣木登棧而進右釋打腰鼓千守吹長笛二妓隨焉作前隊諸君或先或後魚貫而進作中隊姜國年膳夫僕夫運饋者數十人作後隊僧慎旭向道而去間有一巨石刻有李彦憬洪淵字梧岩亦有刻柿隱兄弟字意者鑱諸不朽傳之億萬年乎大丈夫名字當如青天白日太史書諸册廣士銘諸口區區入石於林莽之間梧貍之居求欲不朽邈不如飛鳥之影後世果烏知何如烏耶杜頎之傳非以沉碑之故唯有一段事業也

十步一休十步九顧始到所謂佛日菴者乃是青鶴洞也岩巒若懸空而下不可俯視東有崒嵂撐突略不相讓者曰香爐峯西有蒼崖削出壁立萬仞者曰毗盧峯青鶴兩三栖其岩隙有時飛出盤回上天而下下有鶴淵黝暗無底左右上下絕壁環匝層層又層倏回倏合翳薈蒙欝魚鳥亦不得往來不啻弱水千里也風雷交鬪地闔天開不晝不夜便不分水石不知其中隱有仙儔巨靈長蛟短龜互藏其宅萬古呵護而使人不得近也或有好事者斷木為橋僅入初面刮摸苔石則有三仙洞三字亦不知何年代也

愚翁與舍弟及元生諸子緣木而下徘徊俯瞰而上
年少傑脚者皆登香爐峯還聚佛日方丈喫水飯出
坐寺門外松樹下亂酌無筭弁奏歌吹雷鼓萬面響
裂岩巒東面瀑下飛出百仞注為鶴潭顧謂愚翁曰
如水臨萬仞之壑要下即下更無疑顧之在前此其
是也翁曰諾神氣颯爽不可久留旋登後崗歷探地
藏菴牧丹盛開一朶如一斗猩紅從此直下一趨數
里方得一艇纔熟羊胛便到雙磎初登上面一步更
難一步及趨下而徒自舉足而身自流下豈非從善
如登從惡如崩者乎寅叔剛而登八詠樓以迎夕與

寅叔愚翁更宿後殿之東方丈○二十日入神凝寺
寺在雙磎十里許間有殘店數家到寺門前百步許
七佛溪上下馬列坐溪水險隘皆卸馬背負而渡住
持玉崙持任允誼来迎到寺未暇入門徑趨前溪盤
石列坐其上獨推坐寅叔剛而於㝡高石頭曰君等
雖至於顛沛毋失此地若置身下流則不得上矣笑
曰請毋失此坐新雨水肥激石噴碎或似萬斛明珠
鏡瀉吐納或似千閃驚雷沓作噫吼恍如銀河橫截
衆星錯落更訝瑶池燕罷綺席縱横黝黝成潭龍鮀
之隱鱗者深不可窺也頭頭出石牛馬之露形者錯

不可數也瞿塘峽口方可以喩其變化出沒真是化
工老手戲劇無藏處也相與脽盱褫魄欲哦一句不
得一響歌吹衆聲僅如大瓮中細腰之鳴不能成聲
祇為溪神之玩而已寺僧為具酒果盤盞以勞之吾
亦以行中酒果交酬迭酢據石蹈舞盡歡而罷殖强
吟一絶米吐伊祈壁山濃青帝顔謙誇無已甚聊與
對君看夕宿西僧堂夜卧默誦又以警人曰入名山
者誰不洗濯其心肯自謂曰小人乎畢竟君子為君
子小人為小人可見一賬之無益也○二十一日大
雨彌日不已金思誠忽辭去冒雨强出白生惟良同

出三妓與樂工并令偕出等與湖南諸君盡日坐沙
門樓觀漲○二十二日朝雨暮晴溪水没石内外不
通有似白登之圍人口無慮四十餘恐粮地乏空勘
會囊藏減饋平日之半唯酒無量或餘數十壺諸君
皆不喜飲故也聞有湖南士人竒大升輩十一人亦
阻雨登匕峯未下云雙磎神凝兩寺皆在頭流心腹
碧嶺揷天白雲鎖門疑若人煙罕到而猶不廢公家
之役羸粮聚徒去來相續皆至散去寺僧乞簡於州
牧以舒一分等憐其無告裁簡與之山僧如此村氓
可知矣政煩賦重民卒流亡父子不相保朝家方是

軫念而吾輩自在背處優游暇豫豈是真樂耶寅叔
請題硯袱一句植寫曰高浪雷霆鬪神峰日月磨高
談與神字所得果如何剛而繼寫溪湧千層雪林開
萬丈青汪洋神用活卓立儼儀刑○二十三日朝欲
出山玉崙餞送之頭流大小伽藍不知其幾獨神疑
水石為最昔與成仲慮自上峯来尋近三十載後與
河仲礪全夏来栖又出二十載二君皆已仙去於今
獨来有若曾到河漢間茫然不知何日泛查来也法
宮佛榻揷起龍蛇牧丹間以奇花外面舉牗亦揷桃
菊花牧丹五彩交輝眩曜人目皆是東土禪宮所未

有也寺去求禮縣津頭二十里去雙磎十里去沙惠
菴十里去七佛十里去上峯一日道也出到七佛溪
上玉嵛九誼架木為橋讃截溪面皆得穩步徐渡沿
溪下到雙磎越邉慧涌愼旭涉水來送之健僧數人
同來護涉又下六七里下馬從濟前日養馬者及村
夫數人烹雞燒酒來餽之岳陽吏編竹為橋皆得擔
渡溪水險急白石粼粼一行僕隷亦無一人顛蹶者
可謂利涉矣誰不欲利涉猶時有利不利抑命耶渡
溪未十里許青龍與其壻挈壺來盤排名肉一似都
市中物也龍妻水金舊居京師為有通門之恩來見

寅叔剛而衆皆調戲之乗舟喫午飯下泊岳陽縣前
入宿縣倉剛而往見族叔母於縣東數里許○二十
四日晨喫白粥登東嶺嶺曰三呵息峴嶺高横天登
者數步三呵息故名之頭流元氣到此百里來偃蹇
而猶未肯小下者也愚翁乗剛而馬獨鳴鞭先登立
馬第一峯頭下馬據石而揮扇衆皆寸寸而進人馬
汗出如雨良久乃至植忽面折愚翁曰君憑所乗之
勢知進而不知止能使他日趨義必居人先不亦善
乎翁謝曰吾已料君應有峭說吾果知罪剛而顧視
頭流陰雲掩翳不知所在乃嘆曰山莫大於頭流近

在一望之中衆人瞪目而視之猶不得見況賢不能大於頭流近不能接於目前明不能察於衆見者乎相與四顧流觀東南面蒼䓁最高者南海之殿也正東之彌漫蟠伏波浪洞似者河東昆陽之山也又東之隱隱嵩天如黑雲者泗川之卧龍山也其間如血脉之交貫錯綜者江河海浦之經絡去來者也山河之固不啻魏國之寶臨萬頃之海擴百雉之城猶爲島夷小醜連圍蒼生浮不爲饕餮之憂乎既到横浦驛饑甚啗寅叔行箱中果子乾雉飲秋露一勺午到頭理峴下馬憩坐下渴甚人各飲冷泉數瓢下忽有芝

鞋襦宜領人下馬翩翩而過見剛而飄坐問其所之
乃光陽校官也有雄雉喋喋而鳴牽稻挾弓飲銛邏
繞之雉忽飛去衆皆笑之方在雲水中非雲水則不
入眼纔到下界所見無他廣文之過山雞之飛猶是
以掛眼所見如何不養氣久到旌樹驛舘前竪有鄭
氏旌門鄭氏趙承宣之瑞之妻文忠公鄭夢周之玄
孫承宣義人也高風所擊隔辟寒慄知燕山不克負
荷退居十餘年猶不得免夫人没為城朝乳抱兩兒
背負神主不廢朝夕祭節義雙成今亦有焉看來高
山大川非無所得而比韓鄭趙三君子於高山大川

更於十疊峯頭冠一玉也千頃水面生一月也海山
三百里獲見三君子之跡於一日之間看水看山看
人看世山中十日好懷翻成一日不得懷後之秉鈞
者来此一路不知何以為心耶且看山中題名於石
者多三君子不曾入石而将必名流萬古耶若以萬
古為石乎泐之又令鑱人致讀於驛巳四五日矣李
生貞乙枝曹秀才元佑来見父奇乙豈嚴若以添来
趙光翊亦来夜就謝房一室渾知斗大偶偃而入房
不展脚壁不蔽風雨紙佛聲兮不自容既而四人抵
頂交枕首寢度夜可見習俗之性假寐而便趨於下

也前一人也後一人也前入青鶴洞右登閶風猶以為不足又入神凝洞方似上遊猶以為不足又欲跨漢入青霄控鶴沖空既而欲下就塵寰從之企身於坏螻之間又将甘分然雖是素位而安可見所養之不可不高所處之不可小下也亦見為善由有習也為惡由有狃也向上猶是人也趨下亦猶是人也只在一舉足之間而已○二十五日為朝飯于驛舘者各欲散去黯然疚懷暫許少頃留連也寅叔居漢城剛而歸泗川愚翁歸草溪植居嘉樹泓之居三山行年五十六十近七十各在數百里五百里近千里

他日盍簪正似難期寧不慨然惜別乎剛而酌酒持
滿曰此別寧有說乎擧杯忘言果有是也衆皆忘言
遂上馬去到七松亭登上高臺舟渡多會灘寅叔沿
江而下剛而更到一里而別吾與愚翁踽踽而來茫
然已失之矣夕宿雷龍舍又別過翁弦矢初分落落
晨星當此沉懷正似秦女然諸君以余頗入頭流因
知山間事者也令余記之余嘗遊求禮山曾入德山
洞者三入青鶴神凝洞者三入龍遊洞者三入白雲
洞者一入獐項洞者一豈直爲貪山貪水而往來不
憚煩也一自年前計唯欲借得華山一卒以作終老之

地已事與心違知不得往徘徊躑躅潺湲而出如是者十年矣於今乾鑿田舍作一絲免此行又是難再之行寧不悒悒嘗有詩曰頭流十破死牛脇嘉樹三巢寒龍腦又曰全身百計都無計方丈於今已背盟諸君皆是失路之人何但僕栖栖無所歸耶然爲沉酩者先道之爲副封焉南冥曹植楗仲記

墓誌

進士金公宜人安氏雙墓誌銘

園藺有緣丘園之賁金君錫良穀恥而家食素履之徃也字翼卿中丙子年進士雲有祖曰坵寶文閣直

學士嚴有君曰後孫處士公知名一世刺字不墨[illegible]居三年足不及門縉紳交口不願仕也不幸食年四十七而終惜也夫人安氏縣令恒之女豊鄙任恤享年七十一有子女子曰光濟甲監直長娶直提學李若海之女有子承福衍福益福女適進士安彥鑄為顯陵叅奉光為昌樂雲師以余為提學之友也來乞銘銘曰滄海遺珠大醫無藥碩人其俣公不錫爵家有孟光子惟當谷蘭孫種之藍田之玉

中訓大夫侍講院輔德贈通政大夫承政院都承旨趙公墓銘

嗚呼有明朝鮮侍講院輔德趙公之墓也延陵季子
之墓無他贏聖人之辭幹矣兒童君實走卒司馬國
乘有傳人口有銘庸詎贅焉獨痛夫彼蕺山兮不與
我好君亡身死為當日蕭望之為異時伍子胥吹吹
之慟吁吁嗟嗟者矣後公之一石不於女媧之家而徵
蕺石諸從以余王母為輔德之姊也謂余為郭子儀
墓中之人也辭不獲焉公諱之瑞字百符世居林川
其始也天赫中中朝進士仕高麗六世孫門下祇候
淳生石堅為門下侍中封嘉興伯子益為殿中生司
醞寺直長敏原敏原有子曰諱瓚中進士及第為司

憲府監察贈執義寔公之皇考娶生員鄭叅女生公
公於成化甲午年中生員第一進士第二文科丙科
調授承文院正字己亥年中重試第一授刑曹正郎
歷弘文館校理應教侍講院弼善輔德爲燕山師及
即位知不克負荷乞昌原府退而家食十餘年猶不
得免甲子歲市于身沼其家投屍于江丙寅改玉贈
通政大夫承政院都承旨繼室鄭氏生員允寬之女
允寬乃文忠公夢周之曾孫甲子之亂夫人没爲城
旦流離草野子琛在襁褓珵在腹手拾木實烹爨无
甌朝夕奉奠中廟朝褒旌門閭長子珵一并栲禁獄百

死一生謫南海中廟舒寃拜軍資監叅奉仕一年歸
第有子曰得璜得瑺得瑜二子早世無嗣得瑜有女
壻曹元佑元佑有子夔潤夔洪夔贊叅奉獨有庶子
得璉承祀琛中生員有子光璲光玹光玉女壻二人
門人鄭希鳳萬戶梁淑理爲內禁衛有子曰光翊壻
曰士人南參亨參亨有子曰曄承旨諸孤皆早世唯
有庶子名曰孫者尚存孫之子曰光海光冨子産之
沒仲尼出涕曰古之遺直也植繼之曰輔德亦古之
遺直也銘曰晉之山兮桐之谷孤首丘兮龜毁廬身
百碎兮蘭之玉家雙節兮湘之竹羊公一石淚可目

也比干七竅口不可讀

先考通訓大夫承文院判校曹公墓碣銘 并序

嗚呼此我考之墓矣三世同塋高曾祖父於碣存焉
府君諱彥亨字亨之率性醇古莅事恭謹自弘治甲
子至嘉靖丙戌始由廷試壯元授承文院正字至判
校歷 二十有三年而補外郡者二曰義興縣端川
郡也助天官者二佐郎也正郎也佐臺官者三正言
也持平也執義也師成均者六爲典籍者三而爲司
藝司成者再正宗簿者一館春秋者一而兼春秋者
三焉此其從政之 畧也事君臨民之際有德可述

則太史有紀齊民有言張憑宜不作誄使無德可言
則諛言也欺吾父也誣行也愧吾父也欺且使愧孫
亦不忍祿仕二十年死無以為禮家無以為食則所
遺子孫者安而已歷事兩君賢勞獨勤而位不過三
品則其不苟阿世取榮者可知矣雖不見大列而朝
右倚顧不敢無公於一日則其為國重輕於一時者
亦可知矣吁若孫始免夫欺矣若考庶不愧於德矣
天胡不秘懿德而獨嗇其壽而只於五十八而止則
我呼天之慟詎不在天乎進與厄會方有濟牧之命
而疾已病不克就位遂構以辭疾避難盡削其官既

歛之逾月訃竟于上命復判校以下嗚呼此豈明世事乎夫人即李氏王父曰縣令忡外舅曰議政崔潤德也有男七人皆早世唯孤與季桓幸不死有女四人鄭雲李公亮鄭白氷鄭師賢即甥也旣葬于是則孤不敢泯表以銘焉銘曰我祖昌山九世平章皇考申之有琢其相懷弘受粗寔命靡常人曰福善昌予其徵孤鮮不死唯以嘗蒸嘉靖七年戊子十月日子植撰

宣務郎戶曹佐郎金公墓碣

公諱大有字天祐系出金官駕洛國首露王之後也

自號三足卜年七十有四友人南冥曺植誌之曰如
公可謂蓋世之雄也當谷雲門令也卽亡吁可惜也
先大夫提學公娶司導寺正高台翼女生公諱駿孫
王父執義公諱孟曾王父曰克一節孝先生其人也
叔父曰馹孫濯纓先生其人也燕山政亂濯纓就市
門禍並起公與提學公俱謫湖南丙寅改玉恩赦如
初明年丁卯公中庭試壯元直赴進士科永歸田舍
山奉兆墓時上方求行誼之士鄕里推公第一拜典
牲署直長是年遂登第拜成均典籍遷戶曹佐郎兼
春秋館記事官又遷爲正言辭不就除漆原縣監兼

春秋居三月而化行邑人視如神明因謝歸家食時
羣小用事指為僞學盡削其官爵科第乙巳年復授
紅牌未幾還收之遂以疾終于雲門山牛淵之三足
堂是年壬子葬于堂北之金谷公娶縣監李樑女無
子女越四年乙卯夫人繼逝祔于墓左夫人素不慧
羣妾待之若娣姒之事嚴主遇僕隷皆得其懽心內
外雍穆以御于鄉黨者實自刑家始也傍室子有二
人焉曰成曰生俱有幹蠱之材祟毁滅性生不世成
仆地慽也成娶僉使李世銓女有子曰津女嫁郡守
李鶴瑞生娶二相李長坤女舊子曰一陽女未歸老

夫保人盖寡獨許以天下士者公也甲視之則客容
大雅討論經史之弘儒也乙視之則佗佗長身射御
不違之豪士也獨處書堂長歌慢舞而家人莫窺其
意者樂於所性而詠歌舞蹈之時也委質林泉於釣
於獵而時人猶認為放者無悶於遯世而沉冥韜晦
之事也自我同德者觀之則辨局宏深勿勿乎其仁
也言論激昂倜倜乎其義也好善而獨善弘濟而自
濟命耶時耶箕箒之婦未足以文繡華衮談龍畫蛇
者非吾之拙耶銘斯強顏銘曰金谷有原雲門之壑
蘊吾良人載之以華岳名高萬丈封之嵩四尺誰其

守者襄陽一片石

處士申君墓表

吾唯後死朋友先焉三足去而東洲黃江隨之聽松又繼之天佑愚翁之葬吾旣執其紼而銘其石子敬仲玉之亡其家人應亦以植爲知己將必以表求數家子弟皆未曉父兄之意强以其所不忍者索焉瀝血爲辭寧非毒耶今有子誠之子有安復以其碣來余忍爲之耶公諱季誠字子誠享年六十有四嘉靖壬戌葬于密城之東村長善里申氏系出平山鼻祖崇謙爲麗祖元勳衣冠兩朝赫世彌盛者近一千年

嘉善大夫同知中樞贈左議政自守乃君之高祖也曾王父允元通訓大夫軍資監正王父承濬生員未立而夭考偉早風疾不顯娶府尹孫永格之孫笥茂之女生公公娶察訪李鐵壽之女生二男一女女適士人曺夢吉夢吉有子應仁女適生員金聃壽次女適忠順衛尹湯臣三女幼長子有定篤學不倦早世娶進士李遠之女生一男一女曰忠復女適生員宋惟敬次子有安娶習讀柳沂源之女生四子忠敬忠謹忠厚忠任公以學問操身終始不渝而無競惟人繩臺齊家表儀一鄉而人莫敢間焉嗚呼不亡者雖

存而其亡者已亡今日之子誠明日之楗仲言尚有枝葉乎忽援筆一噫銘曰吾黨有人申君爲最齊莊於内氷蘗其外私淑諸人松堂之門雖家食古遺香則聞皇明嘉靖甲子南冥曹植撰

進士姜君墓表

姜進士叔圭之歿也其亡也哀而榮其系也大而寖吁家不可無善以遺緒不可無人以世若姜君者效於家而承於世者也其亦有所受乎姜君之世大國乘有傳人口有銘姑序其系別之宗則鳳山君君賓始也三世而少尹公安壽推恩爲户曹叅判郡守公

其子也監察公孝貞孫也寔生恭實進士之考也不
樂仕家食門人襲以舊號慈闈年及九十色養純至
積成家化者有年矣夫人李氏義泉君承恩之女齊
順曉察一如全門大士惜乎夫人之行不出於梱也
有子曰瑀進士曰珷曰瑨進士君第三子也諱瑞纔
毀蔭而天只捐伯氏背仲氏珷有儒柔溫文之行蒙
養以教及於成嘉靖丁酉登進士第庚子歲丁大府
憂啜粥寢苫轉而成疾在廬而歿里人上其事司部
將加旌典盡其孝悌敦睦之行由少習然也不幸而
夭使天假之以年志仁向道之誠其可涯也哉娶大

司憲成世純之十叅奉守璉之女無兒以續成氏號
啼不食絶而復甦屢欲自裁家人救而獲免人以雙
義稱之噫兄進士瑀以儒孝服行為縫掖聞人毋夫
人之疾也具湯劑匍匐繼之以死弟進士君以行誼
自飭為當世善士嚴大君之歿也哀慕毀傷亦繼之
以死兄為母死弟為父死世寧有是事耶若斯人而
無死宜大其家者也英英蘭玉茁而未遂自名教言
之則其死也榮而姜門視之則其亡也哀矣由先祖
視之則其世也大而斯人言之則其系也褒矣原其
先大府兩義之所遺伯仲氏家庭之所養者則固有

所援而然矣已則善繼已則系絶將亦並與其善而況殁乎其大也天也其寢也天也其衰也亦天也無如君何獨人所歸美於君者則非天也由己君能行己人得以榮之吾所書者特以狀人之言已

中直大夫行文化縣令淑人玄氏雙墓表

淑人玄氏之亡也牧使承宗葬焉祔于文化公之左要余以雙墓碑余以不文爲辭焉牧使曰先大夫有韓山公墓表者以通門之知也一門之事非親且舊無以知之子其繼之其辭不獲焉韓山郡守善全娶通贊李壽生女生文化通贊陶隱之後也文化姓文

諱光瑞字伯符系出江城[illegible]永縣監賀堅判書李克堪女生夫人玄氏系出八莒公登丙辰武科多歷京官初拜結城縣監再拜臨陂縣令為親故也後拜文化縣令輿疾還京不出戶庭者十有八年既卒歸葬于大塋之側享年六十三夫人溫惠且恭事舅姑以禮遇宗族以恩家道豐盈僮指累百每時節殷祭于墓以終其身公妾有男女毋賤未免公不省人事夫人代以奴婢賂以物貨以贖其身婦人無外事觀此數事可見其門內之治也享年七十六兩家髙玄國乘有載班班可見不可槩舉文氏四世祖益漸右文

館提學始得木綿種于中原封叅知右議政府事江
城君三世祖中庸司諫院獻納祖承魯中武科早世
玄氏三世祖珪軍資監正祖得利中文科爲判官文
化嫡無子女取牧使爲孩提養乃妹夫郡守鶴之子
也娶腹男玄允明女中癸卯年武科以屢通經史上
特命陞堂上歷府使牧使執兩喪如考妣牧使他日
聲烈亦應於麟閣獨平日所服者文墨非弓馬也雖
幸拔身武列謙介諒直是精緻儒子也余以是繼其
後其可乎有五男一女庶子彦國有三男庶女有二
男銘曰赳赳士子執文化如範應列宿三佩銅魚子

雲多病廿載幽室食弃猶六十有疾而無疾夫人淑慎其德驥矣深山養虎豹無子而有子新安之北多佛之崗達理啓域遊聖歸昌皇明嘉靖三十年庚申

族子南冥撰

李陝川遺愛碑文

何人無父母乎何父母無赤子乎赤子之喪慈母也人或有收養之者父母之哺赤子也愛有時而間焉獨我公之爲父母也愛寧有時而間乎吾赤子之去慈母也人焉有收養之者乎朝不哺則飢夕不哺則瘁三不食則委吾赤子其塡於溝壑乎呼之不可借

之不得合百萬而為羣人五十而慕焉長言之于康
衢被之以石焉我父母者誰李學士增榮其人也吾
赤子者誰陜川郡民也為父母者何陜川郡守也其
来也子于視我如傷其去也祡祡無石以載我有田
疇公則稼之我有桑麻公則衣之國有重徵官自應
之民有菜色推食肉之興鄉約者敦倫理也殖周布
者舒民役也孤犢觸乳匪怒而教朱門索腴每達空
緘今者去矣愛莫從之獨念去者去而来者来来日
之為父母者未有學養子而後来為赤子者亦未有
學愛親而後孝者若此則繼有無窮父母亦有無窮

孝思唯以思此父母而表遺愛也已容焉有揀父母之恩乎皇明嘉靖三十八年己未歲十一月日陜川郡人立

軍資監判官李君墓碣

君諱希顏字愚翁系出江陽考諱允儉嘉善大夫同知中樞府事兼五衛將都摠府副摠管王父諱順全贈嘉善大夫兵曹參判兼同知義禁府事曾王父諱智老贈通政大夫兵曹參議金紫光祿大夫景務為始祖參議公之六世祖也同知娶左議政崔潤德之孫參軍李漢之女生希曾希閔及公希曾為弘文館

修撰希閔爲吏曹正郎皆早世公娶左議政權軫之孫通政大夫龜城都護府使仲愼之女有一女適縣監李公輔之子士人得賛又有小家子彭考屬醫局後娶李濩禎之女無子女夫人甫上笄配公殆五年矣結髽麻衰枕塊眞酹首不加梳口不入漿絶而復蘇者數便欲自絶矣與同穴竭力鳩資治金伐石索予以文植之於君義均兄弟情阨辭塞筆不能步粗叙其槩公纔十歲能綴文十四中司馬試選屢捷魁科皆北於春官以遺逸擧始受典獄署叅奉閱數月而歸又受掌樂院主簿除高靈縣監二年辭去後授

造紙署司紙陞軍資監判官未二年而退乙未五月終于城山之私第享年五十有六葬于烏棲之大塋之下先夫人之右其孝慈友于之誠篤善好學愛人勤物之心殆無與比拔而止似柳下惠通而知類陳同父有衛道之志望道而未之見者也才兼弓馬絕出武列終不為世用遺豹一斑人所惜也至情無文玆不能撰皇明嘉靖辛酉友人南冥曺植撰

魚執義夫人白氏碑文 執義名泳濬

鸞鳳不藏羽人得以見之矣獨幽蘭之在深谷也樵夫有見者不見者矣魚大夫執義公之揚于王庭也

高鳳舉矣人競觀矣若白氏之爲夫人也豈其苐肅
其門人見之亦罕矣況婦人無外事蘋藻之享絺綌
之職樛木之恩勢兔之惠是夫人門內之事人或有
知者不知者矣植嘗拜大夫於鯉庭又嘗拜夫人於
堂下德馨香聞其蘭乎珪璋不侔僎其配大夫公也
得矣麗水生蚌珠其生佳子孫也亦宜矣有子曰應
星應辰女適進士柳嵩宗應星之子曰夢周夢禹婿
曰朴士忠陳克仁士子也餘子幼嵩宗之子曰潤女
幼應辰中戊子年生員文會之稱操履之篤殆無與
偶也其子曰夢賚夢雲夢澤其婿曰李鍬李鈞蕃子

也家藏庭寶非金也非玉也總是鵷雛與蘭孫也之
大夫之夫人之德其長有後於東國不亦宜乎不幸
大夫先夫人卒於朝越二十有二年辛亥夫人終于
金海之故居享年七十有二令女先兩應星與陳生
繼逝焉是歲十月祔于大塋之東是謂靈原之原也
生負之所與交者盡是樓閣之手也求其表不於是
而徵於余爲余有樵夫之見也於是而不言則幽蘭
之見非搢紳所知辭不獲焉謹序其系夫人系出扶
餘曾王父諱之温司憲府監察王父諱琦生負爲義
盈庫副奉事考諱子精參奉妣陽山李氏通政大夫

江界府使恒茂之女世樹風聲家傳懿則閨𦉍之緒
宜其為羨錦乎皇明嘉靖三十一年壬子月日昌山
曹植識

宜人郭氏墓表

深山大澤必生龍虎郭氏門者其惟人物之大澤歟
其始也直學士元仕高麗歷十一世而至同知事惲
仕本朝科甲乙者十一人位居政堂者三人身入禁
林者八人龍虎出沒璆琳焜燿是謂文昌之府也崇
政大夫議政府樞寔夫人曾王父也樞生直長求求
生通贊繼儀繼儀娶直長李閘之女生夫人夫人適

軍器寺正宋汝霖之子世勣居三嘉縣有子曰珩曰
珹曰璘曰琪曰瓘女夫鄭某吉某享年六十七系出
西原夫人德器夙成愛人理財家道泰盈稱是大家
婦也夫人之行無外歎非銘不顯植以不佞廢口與
人絕寧復有筆舌乎宋生珩自好者也乞其銘三及
門三已之而不獲爲銘宋有荊氏宜揪栢桑工焉取
之短長無方夫人之生曾是貝區本枝其脩琪樹榮
敷安峯萬古山不孫[illegible][illegible]甫一有翊文

宜人李氏墓表

李氏系出江陽直長聞之女奉常寺正伴之孫領議

政平壤君朴居蘇之外孫適直長郭求之子適贇繼儀來居三嘉縣生二女長適愼汝修次適宋世勛亨年八十二有其壽而無其子大其家而小其位惜哉

皇明嘉靖三十五年丙辰植撰

淑人南氏墓表

夫人之承家也牧使公爲述牧使公之承蠱也夫人爲助風自火出夫夫婦婦其存也髦幼怙恃饗祀誠恪其亡也宗族皇皇閭閈咨咨斯豈聲音笑貌之所加實由於柔嘉維則之故也婦人無所輔仁而慈惠

温良乃如此斯固女君子矣其子汝誠三及門泣而
叩請以先妣之跡槩一字揕於先君友也其敢泯焉
夫人姓南氏系于宜寧皇考諱逵召宣務郎宣務之
妣曰竹溪節婦安氏府使瑾之女文成公珦之十世
孫也斷髮截耳納諸移天之櫬圖像形幀又畫考妣
像朝夕親奠朔望則並祭內外三代王父諱琦宗簿
寺僉正曾王父諱致和知義盈庫事乃高麗門下府
事乙珎之孫府事見麗氏將亡棄官歸楊州莊以終
夫人玉色純質克孝克順雖其天質之美鷺之白烏
之黔蓋亦生有所種矣適叅議辛公諱弼周之子牧

使諱崙牧使系出靈山曾王父節度使諱淑晴王父
黃州判官諱秀武玄祖斯蔵爲判書高祖劑爲郡事
夫人配君子三十年而無違德先公十年而逝享年
四十有七有二子一曰汝謹娶生員郭之亢女生一
男督汝誠娶經歷張世沉之女生一男胤女嫁司成
陳瓘子裕慶牧使公自結髮至易簀無傷人害物之
意夫人自升堂至辭室未嘗有詬詈勃谿之聲宜其
天錫祚胤驥子蘭孫蔾蔔不已意者斯門之慶其未
也遂爲銘宜[illegible]丙 姒惠猶三宗南沱爲丑入源遠其
竹溪遺節六月隕霜爰有令孫蘭玉其[illegible]扣[illegible]繡章

門九十其章夫人夙興載悲載將昏鏡初分曉星零落裕蠱一室舊窩雙鶴女則猶存世有孟光汗青無籍篆石流芳

恭人牟氏之墓

晉之有牟氏今也咸平其古也夫人之考進士牟君秀所爲左司諫恂之胄夫人之妣金氏三軍都總制宗行之女夫人之夫崔君潤屋爲縣監水智之子也夫人生一女而崔君卽世女適進士鄭君瑞鵬瑞鵬以篤孝稱不祿早世有子曰白氷白渠夫人之葬也白氷謁余曰外氏名大家家不守箕裘夫人有女則

女不出梱闑吾不能繼其緒并不忍埋其行請以行之樹諸五服之口者銘之九原之石可乎余則拜手曰人必有親親必死葬人可侮也葬不可謾也人可葬也善不可埋也吾敢表諸銘曰泒者同水百川雖異則水善者天守萬古雖長則守皇明嘉靖帝十七年朝鮮國南冥曹植記

義城金氏墓誌

家有七寶珠人知其非甕牖家若金氏家者其有寅王大王孫金三陟師魯公有三子焉曰宇弘宇宏宇

嶠皆登上第擅文昌為東國連璧獨有女氏一人焉英英江月墜在水中方之三子猶天球之在琬琰中適李君應命者其人也甫數歲弄丸是其事親齋了不離側稍長莊靜端粹孝友天成既歸姑性不假良人寡慮敬順溫克克軌婦道母夫人之沒匍匐奔憂柴毁仆席制未究至病不起惜也夫人系出聞韶高靈太子詹事龍庇之後通政大夫府使諱希參之女資品瑩潔表裡無瑕儀範懿雅言動有則財利嗜欲不萌于心罵詈惡聲不接于口鷺鳥之白烏之黔盖其素性然也寢疾有日氣力如線精神言動一如平昔

家人請禱于神輒怒止曰死生有命非巫祝所逭唯以大夫數語囑諸同氣而逝焉雖古之篤學成德之士殆不如也唯程先生明道之女似之享年二十七有一女兒祔葬于先塋之側先大夫曾與植友善字顒又娶植之孫女泣而告余曰吾不忍白璧之埋黃土漠無人知請誌諸石以留其存存者植於人少許可磨損而未嘗阿生人宴坐而豈肯諛死鬼乎遂以繼之曰夫人不出閫獨無蘇門之記尚猶月中之桂人不得近而香不得歆植偶曰通家之好聞妻而誌

隆慶四年庚午十月日南宜真曾植誌

貞夫人崔氏墓表

貞夫人崔氏之生也於會昌政丞之舊也亾也於草溪亢戎之世也政丞全門四世居鈞軸之位世襲忠貞功在社稷夫人為家兒稱其門則大矣後夫人之行則未也亢戎揔戎三朝振夷夏之威身如寒士室如懸磬夫人為內助宜其家則有之原夫人之德則未也美玉天球山龍粉米是夫人大兒仲兒小兒羣女也始可言吾家之有而未始言夫人性分之有也植與李高靈希顏善常拜夫人於堂下見象之牙知非牛也望之肅而敬者承祭祀奉移天之儀也温而

厲者撫婢妾教子女之則也同知公憂國忘家終世
靡室夫人斡蠱以仁経紀田宅儼一禮家之門同知
每歎曰得渠如此家人生業斷不入心内矣夫人何
嘗力學攻文用以修齊其治者乎只初受得分數多
能不失所有而已金不爲火純王不爲人溫蓋其性
則然也高靈嘗以植爲不佞於世上人應不諛於墓
中人矣懲余以表謹序其系夫人系出通川郡大將
軍録與我太祖並仕麗季始居于會昌即今之昌原
府也録生判書雲海雲海生左議政潤德寔夫人之
曾王父也王父曰叔孫資憲大夫全羅道兵使考諱

李漢訓鍊參軍妣金氏縣監振之子晨之女也有男
三人女二人享年八十有二嘉靖乙巳祔于同知公
墓下即郡之青溪山鳳原也女長適忠義衛禹希舜
有子曰宗伋次適忠義衛申湜有子曰景深長子希
曾未弱冠登第授弘文館修撰次子希閔繼登第授
弘文館校理皆早世李子希顏樂善好學屢捷巍科
才兼弓馬朝廷始起以典獄署參奉拜嘉而退又薦
爲高靈縣監未二年辭歸人曰惜也三君子之行也
獨修撰有子曰彭年彭年有子曰良受天受壻曰進
士文益成學士鄭堅徐得校理有子曰彭信不祿只

有壻曰佐郎金濂與旁室子彭壽高靈有壻曰李得
賁與小家子硯丁後娶士人李漢楨女仁者之後不
蘩班班僅有見於文豹一點人亦曰李氏其衰矣獨
其不朽者樹在人口書以入石 皇明嘉靖三十五
年丙辰族人昌山曹植誌

盧君墓銘

爵祿無列於朝人善是歸之其有達尊者乎吾鄉里
有善士焉盧君秀民其人也植於人少見可每見之
如見者然其亦有異於而夫者與君諱秀民字俊翁
系出光州兵正二品校尉仁美之十三世孫其後世

移居于固城考諱璃娶宣傳官李承允女居于三嘉
李氏系出星山承允乃資憲大夫知中樞府事謚平
靖封清白吏約東之子也王父諱善卿軍資監僉正
曾王父諱甲生都染署丞高祖曰繼宗生員玄祖曰
孝孫書雲館副正曰仁正司醞直長曰相典工判書
曰承肇監察斜正曰倫曰公庇曰到忠皆登第君娶
生員世紀之女孫氏孫氏之鼻祖曰荀凝安東一直
縣人王太祖統合之初舉義来附王以爲遜順而賜
是姓其後裔移居于密陽王父諱荀茂教授曾王父
諱鼐河廣興倉丞高祖曰肇瑞通政大夫鳳山郡守

玄祖曰寬珎城縣監曰永祐漢城府尹曰得壽密直
司左代言曰洪亮直城君諡靖平世紀娶生貞李績
女生夫人李氏系出仁川後居三嘉曾王父曰仲生
繕工監主簿高祖曰繼忠清風郡事玄祖曰孝仁漢
城府尹曰文和政堂文學君享年五十九葬于所居
之西金城山穉人享年六十九後十五年終祔于先
塋之東世之所貴者門望稱其家道則無闕焉若盧
君赫世有道之家乎先公璹居憂柴毀服孝終甲生
奉身清修肥遯終君之孝於親者先公教也嚴於已
者乃祖來也杜門掃軌足不出户庭之外人莫間於

父母昆弟之間閨門之内井井然有則者孺人之行
有以助之也人曰俊翁其有後於世乎有子曰欽學
究敬義聞道有日中甲子年生貢巳知名於世女適
都承旨趙之瑞之孫得瑨早歿無後次適郡守許珣
之子彭岭子女幼欽娶參奉林珏女生子曰賀胤女
適朴繼祖之孫廷璧欽常學於植非以植為文也為
有以知門内之事也來乞銘辭以疾者再欽泣而言
繼之以血遂為之銘銘曰大澤有木斧以斲之有堅
其家王室之毗鐵城有盧大敷於材鳳城縣家武珎
州來高雲啓闕服勞王國唯君兩世吉用家食季通

三世一食其簞教子詩禮獨遺以安孫家有子女則
在手盧室之婦宜姑宜舅齊眉四十年𦾔及早孺一
不為小參也盡裕穀死其同白壁雙合世有明月九
泉藏蛤 孺一作幼

疏類

乙卯辭職疏

宣務郎新授丹城縣監臣曹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
上疏于 主上殿下伏念先王不知臣之無似始除
為參奉及 殿下嗣服除為主簿者再今者又除為
縣監慄慄危懼如負丘山猶不敢一就黃琮一尺之

地以謝天日之恩者以為人主之取人猶匠之取木
深山大澤靡有遺材以成大廈之功大匠取之而木
不自與焉 殿下之取人者有主之責也臣不任為
慮用是不敢私其大恩而謙躅難進之意則終不敢
不違於側席之下矣抑臣難進之意則有二焉今臣
年近六十學術踈昧文未足以取丙科之列行不足
以備洒掃之任求舉十餘年至於三刖而退初非不
事科舉之人也就使人有不屑科目之為者亦不過
悻悻一段之凡民非大人大有為之全才也況為人之善
惡決不在於求舉與不求舉也微臣盜名而謬執事

執事聞名而誤 殿下殿下果以臣爲如何人耶以
爲有道乎以爲能文乎能文者未必有道有道者未
必知臣非但 殿下不知宰相亦不能知也不知其
人而用之爲他日國家之耻則何但罪在於微臣乎
與其納虛名而賣身孰若納實穀而買官乎臣寧負
一身不忍負 殿下此所以難進者一也抑 殿下
之國事已非邦本已亡天意已去人心已離比如大
木百年虫心膏液已枯茫然不知飄風暴雨何時而
至者久矣在廷之人非無忠志之臣夙夜之士也已
知其勢極而不可支四顧無下手之地小官嬉嬉於

下姑酒色是樂大官泛泛於上唯貨賂是殖河魚腹
痛莫肯尸之而且內臣樹援能挐于淵外臣剝民狼
恣于野亦不知皮盡而毛無所施也臣所以長想永
息晝以仰觀天者數矣噓唏掩抑夜以仰看屋者久
矣慈殿塞淵不過深宮之一寡婦　殿下幼冲只是
先王之一孤嗣天災之百千人心之億萬何以當之
何以收之耶川渴雨粟其兆伊何音哀服素形象已
著當此之時雖有才兼周召位居鈞軸亦末如之何
矣況一微身材如草芥者乎上不能持危於萬一下
不能庇民於絲毫為　殿下之臣不亦難乎若貪斗

胄之名而賭　殿下之爵食其食而不爲其事則亦
非臣之所願也此所以難進者二也且臣近見邊鄙
有事諸大夫旰食臣則不自爲騃者嘗以爲此事發
在二十年之前而賴　殿下神武於今始發非出於
一夕之故也平日朝廷以貨用人聚財而散民畢竟
將無其人而城無軍卒賊入無人之境豈是恠事耶
此亦對馬島倭奴陰結向導作爲萬古無窮之辱而
王靈不振若崩厥角是何待舊臣之義或嚴於周典
而寵仇賊之恩反加於亡宋耶視以　世宗之南征
成廟之北伐則孰如今日之事乎然若此者不過爲

膚革之疾未足為心腹之痛也心腹之痛痞結衝塞
上下不通此乃卿大夫乾喉焦唇而車馳人走者也
號召勤王整頓國事非在於區區之政刑唯在於
殿下之一心汗馬於方寸之間而收功於萬世之地
其機在我而已獨不知 殿下之所從事者何事耶
好學問乎好聲色乎好弓馬乎好君子乎好小人乎
所好在是而存亡繫焉苟能一日惕然警悟奮然致
力於學問之上忽然有得於明新之內則明新之內
萬善具在百化由出舉而措之國可使均也民可使
和也危可使安也約而存之鑑無不空衡無不平思

無邪焉佛氏所謂真定者只在存此心而已其為上
達天理則儒釋一也但施之於人事者無脚踏地故
吾家不學之矣 殿下既好佛矣若移之學問則此
是吾家事也豈非弱喪而得其家待見父母親戚兄
弟故舊者乎況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 殿
下若取人以身則帷幄之內無非社稷之衛也容何
有如眛眛之微臣乎若取人以目則衽席之外盡是
欺負之徒也亦何有如硜硜之小臣乎他日 殿下
致化於王道之域則臣當執鞭於廝臺之末竭其心
膂以盡臣職寧無事君之日乎伏願 殿下必以正

心為新民之主修身為取人之本而達其有極極不極則國不國矣伏惟睿察臣植不勝隕越屛營之至昧死以聞

戊辰封事

戊辰五月

慶尚道晉州居民曹植誠惶誠恐拜手稽首上疏于主上殿下伏念微臣衰病轉加口不思食身不離席召命申疊促駕猶後葵心向日望道難進固知死亡無日無以報 聖恩敢竭心腹以進芻蕘伏見 主上稟上智之資有願治之心此固民社之福也為治之道不在他求要在人主明善誠身而已所謂明善

者窮理之謂也誠身者修身之謂也性分之內萬理
備具仁義禮智乃其體也萬善皆從此出心者是理
所會之主也身者是心所盛之器也窮其理將以致
用也修其身將以行道也其所以為窮理之地則讀
書講明義理應事求其當否其所以為修身之要則
非禮勿視聽言動存心於內而謹其獨者天德也省
察於外而力其行者王道也其所以為窮修存省之
極功則必以敬為主所謂敬者整齊嚴肅惺惺不昧
主一心而應萬事所以直內而方外孔子所謂修己
以敬者是也故非主敬無以存此心非存心無以窮

天下之理非窮理無以制事物之變不過造端乎夫婦以及於家國天下只在明善惡之分歸之於身誠而已由下學人事上達天理又其進學之序也捨人事而談天理乃口上之理也不反諸己而多聞識乃耳底之學也休說天花亂落萬無修身之理也 殿下果能修己以敬達天德行王道必至於至善而後止則明誠並進物我兼盡施之於政教者如風動而雲驅下必有甚焉者矣獨王者之學或異於儒者以其行處尤重於九經也易之為書隨時之義最大由今言之王靈不舉政多恩貸令出惟反紀綱不立者

數世矣非振之以不測之威無以聚係百散糜粥之勢
非潤之以大霖之雨無以澤七年枯旱之草必得命
世之佐上下同寅協恭如同舟之人然後稍可以濟
頹靡燋渴之勢矣然取人者不以手而以身身不修
則無在己之衡鑑不知善惡而用舍皆失之人且不
為我用誰與共成治道哉古之善覘人國者不觀其
國勢之強弱觀其用人之善惡是知天下之事雖極
亂極治皆人所做不由乎他也然則修身者出治之
本用賢者為治之本而修身又為取人之本也千言
萬語豈有出此修己用人之外者乎用非其人則君

子在野小人專國自古權臣專國者或有之戚里專國者或有之婦寺專國者或有之未聞有胥吏專國如今之時者也政在大夫猶不可況在胥吏乎堂堂千乘之國籍 祖宗二百年之業公卿大夫濟濟先後相率而歸政於儓隷乎此不可聞於牛耳也軍民庶政邦國機務皆由刀筆之手絲粟以上非回倖不行財聚於內而民散於外什不存一至於各分州縣作為已物以成文劵許傳其子孫方土所獻一切沮却無一物上納賚持土貢者合其九倍轉賣家業不於官司而納諸私室非百倍則不受後無以繼之逋

亡相屬豈意 祖宗州縣臣民貢獻奄爲鼯鼠所分
之有乎豈意 殿下享大有之富而反資於僕隷防
納之物乎雖莽卓之奸未嘗有此也雖亡國之世亦
未嘗有此也此而不厭加以偷盡帑藏之物靡有尋
尺斗升之儲國非其國盜賊滿車下矣國家徒擁虛
器枵然骨立滿朝之人所當沐浴共討力或不足則
號召四方奔走勤王而不遑寢食者也今人之相聚
者有草竊則命將誅捕不俟終日小吏爲盜百司爲
羣入攘心膂賊盡國脉則不啻攘竊神祇之犧牷牲
法官莫敢問司寇莫之詰或有一介司貢稍欲糾察

則譴罷在其掌握衆官束手僅喫餼廩唯唯而退斯豈無所恃而跳梁撗恣若是其無忌耶楚王所謂盜有寵不可得去者此也各存狡兔之三窟以備川跰之介甲潜懷蠆毒姦萋斐百端人不能治法不能加作為城社之鼠已不能燻灌抑為三窟者果何人耶作為介甲者其無罰乎 殿下赫然斯怒一振乾綱面稽宰執以究其故斷自宸衷如大舜之去四凶孔子之誅少正卯則能盡惡惡之極而大畏民志矣若言官論執不已迫於不得已而後黽勉苟從則不知善惡之所在是非之所分失其為君之道矣焉有君失

其道而能治人者乎故我之明德旣明則如鑑在此
物無不照德威所加草木皆靡況於人乎羣下股慄
兢惕奔走承命之不暇庸有一寸容奸之計乎亂政
大夫猶有常刑夫以尹元衡之勢而動廷克正之況
此狐狸鼠雛腰領未足以膏齊斧乎雷雨一發天地
作解此之謂身修於上而國治於下者也布列王國
者誰非命世之佐誰非夙夜之賢耶奸臣軋已則去
之奸吏蠹國則容之謀身而不謀國靡哲不愚以樂
居憂斯豈人謀之不競耶若有天之所命人不能勝
天而然耶臣索居深山俯察仰觀噓唏掩抑繼之以

淚者數矣臣之於 殿下無一寸君臣之分何所感於君恩齎咨涕洟自不能已耶交淺言深實有罪焉獨計身為食土之毛尚為累世之舊民忝作三朝之徵士猶可自比於向葵可無一言於宣召之日乎臣之前日所陳救急之事尚未聞 天意急急如救焚拯溺應以為老儒賣直之說也未足以動念也況此開陳君德者不過古人已陳之塗轍然不由塗轍則更無可適之路矣不明君德而求制治猶無舟而渡海祗自淪喪而已其機益急於前所陳者萬萬矣殿下若不棄臣言休休焉有容焉則臣雖在千里之

外猶在机筵之下矣何必面對老醜而後曰用臣乎抑又聞事君者量而後入實未知 殿下為何如主也若不好臣言徒欲見臣而已則恐為葉公之龍也請以今日睿鑑之明暗卜為來日治道之成敗伏惟
上察謹疏 批答見三卷

謝宣賜食物疏

隆慶五年五月十五日朝奉大夫前守宗親府典籤臣曺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謝恩于 主上殿下伏蒙去四月 教賜臣以食料者如臣愚老顧何以承
天寵乎伏惟天日隔於九重草澤遥於千里如傷之

恩無遠不届先及於老民老民雖欲結草而難報獨
念士橫道而偃有土之蓋也 殿下自任其憂臣不
任私謝比猶一草添濡無以仰謝天工猶且區區小
誠仰謝不已者 聖上既下惠鮮之恩微臣敢無芹
曝之獻乎無言不酬無德不報古有說矣恭陳一辭
進爲殊恩之報伏見 殿下之國事已去無一線下
手處諸臣百工環視而莫救已知無可柰何不曰如
之何者久矣若 殿下視而不知則明有所蔽矣知
而罔念則國無主矣往年臣嘗再陳荒疏以爲非振
之以不測之威無以濟百散糜粥之勢非潤之以大

霖之雨無以澤七年枯旱之草于今有年月矣未聞
殿下亟下恩感以立紀綱感福在己而不自揔攬尚
下臣強之教使不得敢言群下解體泛泛悠悠邦遂
喪越至于今老臣徒謝雨露之恩而無以補天之漏
謹以君義二字獻爲修身整國之本伏惟 睿鑑臣
植拜手稽首昧死以謝 批答見三卷

丁卯 辭職承政院狀

今臣弟及時制老病罪重命命不得 上恩寬宥不即治
罪萬死待罪伏念 主上徵召老民之意非欲見微
末殘敗之身固欲聞一言以補 聖化之萬一請以

救急二字獻爲興邦一言以代微臣之獻身伏見邦本分崩澌如焚如羣工荒廢如尸如偶紀綱蕩盡元氣薾盡禮義掃盡刑政亂盡士習毁盡公道喪盡用捨混盡飢饉荐盡守禦竭盡饗祀瀆盡徵貢橫盡邊圉蹙盡賄賂極盡掊克極盡寃痛極盡奢侈極盡飲食極盡貢獻不通夷狄淩加百疾所急天意人事亦不可測也舍置不救徒事虛名論篤是與並求山野棄物以助求賢美名名不足以救實猶畫餅之不足以救飢都無補於救急請以緩急處實便揀賢置自古雖大平之世不得無是非可否宮中女子皆得上

言論列、今也 國勢顚危無可奈何身居鈞軸者左右環視而莫救必有下手不得之勢不曉時變無知老民出位得官昧死以聞處士橫議之罪臣固當受

謹狀